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PROCEEDINGS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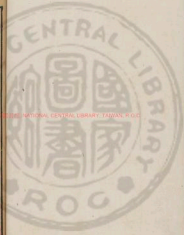
344563 V.1





重刻容齋隨筆五集序

宋南渡後名臣屈指洪氏忠宣  
著水天之節與蘇屬國爭光其  
子文惠文安文敏先後立朝名  
滿天下文敏尤以博洽受知孝  
宗史稱其考閱典故漁獵經史



極鬼神事物之變所纂述有夷  
堅志萬首唐詩容齋五筆等書  
學士家贈灸之然唐絕時雜宋  
人之作前輩病其麗雜夷堅一  
書吾鄉胡元瑞嘗言容齋晚歲  
急於成書其門下客多取太平  
廣記中舊事改易姓名以欺之  
亦不復辨由此觀之則二書跋  
蓋亦多矣惟五筆係生平睹  
記摺綴奚囊久而成集徃徃傳  
信後代博雅之士亟稱是書有  
以哉昔趙和仲嘗言知古莫如



洪景盧知今莫如陳君舉讀五  
筆所記寧獨知古已耶是書向  
無佳刻得者復不能全馬異甫  
博學好古彙而梓之兼精心慧  
識長於較讎魯魚亥豕考核再  
四人亦有言訛如落葉掃而愈  
有異甫茲刻吾知兔夫其有功  
載籍豈淺鮮耶余喜而爲之序

古勾章謝三賓撰



序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俊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  
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俊何幸遠繼其  
後官閒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  
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  
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  
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  
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  
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



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湖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樸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湖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輦人去後之思僕又嘗于陳日華碑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

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者樂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豁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蘆洲小隱二集



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為寺簿推廣隨  
筆之用心願有以丞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  
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王  
隆萬壽官臨川何異謹序

重刻容齋隨筆紀事

元調少時就童子試於松江郡將堂邑許公通  
經學古人也一語意合或旬日再三召恒坐列  
肆中以待門啓而人有鬻容齋隨筆者取閱一  
二則喜其間所未聞千錢易之然猶未悉容齋  
之爲何等人隨筆之爲何等書也歸以告本師  
子柔先生先生曰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書其  
考據精確議論高簡讀書作文之法盡是矣又  
曰吾向從丘子成先生見此書而不全汝亟取

以來吾將卒業焉又曰考據議論之書莫備於  
兩宋然北則三劉沈括南則文敏兄弟歐曾輩  
似不及也元調謹受教日夕浸灌其中行李往  
來未嘗不挾輿之俱壬子秋寓長干報恩僧舍  
得略識一時知名士每集必數十人論及古今  
成敗及文章得失忿爭不決者元調輒片言以  
解此書之助爲多開以示玉繩周子讀之盡卷  
惘然曰古人學問如是吾儕窮措大縱欲留意  
顧安所得書又安所得暇日乎雖然吾來年將

歸丹陽荆氏君遊踪務相近頗載所藏書借我  
已而周子入翰林爲修撰寄語子今不患無書  
可讀矣周子謝不敏報書吾則未暇留以待子  
益戲之也自後讀隨筆漸熟又推其意以漸讀  
他書如執權度稱量萬物爽者鮮矣每逢同儕  
必勸令讀是書而傳本甚少慨然欲重梓以公  
同好去年春明府勾章謝公刻子柔先生等集  
工匠稿不應手屢欲散去元調寔董較勘始謀  
翻刻以寓羈縻而所蓄本未免舛訛適丘子成



先生家鬻舊書得向不全本攷其序乃弘治中沁水侍御李公瀚所刻又從友人沈子誨借得殘落數卷會之良合然舛訛較所蓄本尤多參伍是正爲改定千餘字仍闕其疑明府公遂爲之序復紀其重刻之故以告我後人嗟乎二十年之間曩時相與讀是書者遭逢

聖明當古平章軍國之任元調獨窮老不遇啜粥飲水優游江海之濱聊以整頓舊書爲樂事曾不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何托落之甚也上有稷禹下有巢由道並行而不相悖均之爲太平之象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崇禎三年三月朔嘉定馬元調書於儼居之紙窻竹屋





重刻容齋隨筆紀事

容齋隨筆目錄

第一卷 二十五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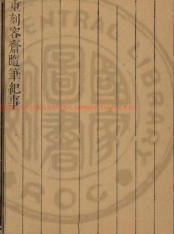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頰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爲一秩

裴晉公祿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識不然

青龍寺詩

第二卷 二十四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爲可知

里仁



漢采衆議

漢母后

田千秋郵憚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謔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話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弟第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溫公客位勝

李頎詩

詩中用葉莢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宣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毀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噫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汗

廿卅冊字

字省文

負劍辟咎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稗沙門

第六卷

十九別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宜髮

郝文公楚昭王

杜棕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爲莊

第七卷

十八別

家範卷之七

七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爲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盱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美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罍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爲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尺捶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踈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閨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宜爲咎

三公改他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祜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第十卷 三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溫嶠

日飲亡何

爰盎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王綦杜鵑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虛卿

屯蒙二卦

漢講諺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敞

南鄉掾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文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棄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蟲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封

異爲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噬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楊脩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爲國

筮爲羊

晏子楊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侯

拔亡爲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衆

國朝會要



孫臏滅濫

蟲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輿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室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第十五卷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暈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爲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有若

張天覺爲人



爲文論事

連昌宮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中守魏尚

第十六卷 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鍾職名存

南宮适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爲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識緯之學

真假皆妄



容齋隨筆目錄

容齋隨筆卷第一二十九則



子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  
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  
子鄱陽洪邁景廬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  
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  
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  
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



容齋隨筆目錄

容齋隨筆卷第一二十九則



子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  
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  
子都陽洪邁景盧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  
二十餘至都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  
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  
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



是月且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摛藻  
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  
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  
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  
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  
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  
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  
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劔南節度副  
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  
楊盛顛爲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爲南道  
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  
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爲觀軍容處置  
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議者譏其以中  
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啓之也裴



光庭蕭嵩時爲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云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搥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搥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搥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

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據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僮語軟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調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欲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答語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



語繫語聞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嘆語  
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  
上大行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  
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  
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  
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  
白集有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  
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  
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  
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  
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下宅兆者印爲元龜  
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





乎麗上銜刀之見淺矣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

地絕天遙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  
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  
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  
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木  
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  
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  
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  
倫攸敘者此也與鯨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  
說予得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  
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  
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  
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  
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  
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悲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  
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



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王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託云

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徵納爲婿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



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頌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學刊散錄皆可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sub>陸危</sub>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



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按尉李朔按尉趙不虞按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按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襄河山蜀有劍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表衛侯南陽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偏強其間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爲操挾天子以自



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  
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  
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  
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  
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  
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賴戡然中  
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爲言則  
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爲不可考信且以稷契  
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爲商  
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  
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  
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旣已可疑  
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  
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  
過百年乃可其爲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  
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稟饑糧千粟千囊思哉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稟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真可覆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爲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光但以



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德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爲分明有理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篋簞笈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鬟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譏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自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徃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





斯齊燒沸鼎亭鄕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卧白  
雲歌紫芝彼爲狙醢机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  
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  
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爲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  
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  
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  
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  
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  
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襖於  
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  
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  
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  
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  
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爲十



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已鮮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初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



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  
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  
財橋憑州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  
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  
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寮  
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  
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  
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自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露沙兩春多逆水風白樂天  
詩巫山暮足露花雨灑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  
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



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  
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  
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  
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  
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  
金帶繞腰光銀章覓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  
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上五言如  
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  
綬新老通教垂白官科遺著緋那知垂白日始  
飛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  
家往往以爲識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  
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  
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  
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君非俗  
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  
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爲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唐重牡丹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四則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  
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  
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  
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  
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  
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  
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處花十戶中人賦而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  
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君非俗  
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  
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爲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唐重牡丹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四則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  
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  
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  
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  
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  
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  
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處花十戶中人賦而



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  
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  
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  
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徽牡丹期  
注崇徽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  
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盤  
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  
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  
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

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  
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  
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  
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  
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  
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廳樂天以爲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  
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旣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  
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  
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  
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  
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牕呼  
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  
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  
然也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  
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樽蒲  
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屈靈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頽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  
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  
守撫惓發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  
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





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遷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鬼年五十始爲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更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開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靈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可比也



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  
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  
然良之爵但能至于去其死才十年而絕後世  
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  
公攻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解急擊  
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  
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  
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  
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  
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  
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  
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  
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盎陷愚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



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遂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爲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爲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爲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旣出上



以叔等爲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敬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覺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終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爲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爲過一言開悟爲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幕府坐首虜差



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爲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爲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爲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  
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  
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  
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  
應侯行千金爲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  
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  
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爲趙將  
乃陰使白起代王龔遂勝趙曹參之宜爲相高  
祖以爲可惠帝以爲可蕭何以爲可參自以爲  
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爲將其父以爲  
不可母以爲不可大臣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  
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爲可故用之  
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  
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  
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誼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可爲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子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遠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遠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遠道不遠也揚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遠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爲道不可名言旣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遠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畧同

求爲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爲之說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唯謝顯道  
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  
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予以爲君  
子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已  
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  
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  
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  
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爲居居以親  
仁爲美子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  
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  
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爲然予以  
爲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爲仁者固在所擇  
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爲道大矣尚安所擇



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  
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以問丞相  
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  
以爲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  
邪單于旣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  
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  
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言邊事以爲不可許上

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  
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  
降光祿大夫谷永以爲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  
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  
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黃  
門郎揚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  
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棄涼  
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爲然郎中虞詡  
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



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爲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阯蠻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徃四府悉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爲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以爲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天賈捐之以下八人皆

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成哀安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縮皇帝重將軍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



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絳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絳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上上下下縮臧吏殺之竇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爲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於上江都王爲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此銜嫣嫣以姦聞后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爲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鄧恽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遂拜爲丞相光武廢郭后鄧恽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



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  
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  
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  
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  
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扶江充家黃門蘇文  
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  
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  
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  
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  
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寃  
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同日免蚡後爲丞相  
而嬰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  
否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才爲校尉已而皆爲  
大司馬青目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



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  
義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  
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  
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正  
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  
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  
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  
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  
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二

進士試題

容齋隨筆卷第二十一則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  
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  
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  
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  
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  
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  
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容齋隨筆卷第二

進士試題

容齋隨筆卷第三 二十一 則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  
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  
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  
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  
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  
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  
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日書策不容一字水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  
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  
筆勅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闕其程  
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  
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卮  
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  
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循  
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  
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惜所  
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  
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  
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  
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  
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  
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



言子不當爲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子最敬是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閒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寥寥忽以所和篇示子率同賦子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

於淵明閒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遺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



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  
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  
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  
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  
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  
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於  
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  
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  
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  
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旣而不得官唐史言高  
力士以脫鞵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  
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  
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孺孺彼  
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簪



言又云姐已滅紂袁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  
傍秦皇太后毒亦逢荒蝶竦作昏遂掩太陽萬  
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  
譏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逢亂  
而白霄發其蕪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  
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說者皆評  
較蒯瞶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  
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爲簡妙  
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  
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  
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  
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  
其旨矣其意爲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徽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  
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  
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  
其他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  
也蓋有歎於此祀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  
何有於文獻哉鄉國小於祀宋少吳氏遠於夏  
商而鳳鳥名官鄒子枚斨不忘曰吾祖也我知  
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疇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疇  
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疇曰丈一丈二之類按  
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及長丈  
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概漢淮南王安書云丈  
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  
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  
作郡守時所創子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



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  
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  
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曆五年乙酉  
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  
先聖祠宮棟宇隘陋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  
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  
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曆四年春  
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  
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  
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  
公旣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  
知爲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  
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  
齋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管責在禮  
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  
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



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  
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  
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  
假以其拜跪多又書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  
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  
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  
滿田地明日不推綠國忌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

詐誅桑弘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  
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  
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鄧眾不  
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  
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  
時梁商爲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  
於中遣子冀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  
中常侍張達蓬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  
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賁帝震怒收達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爲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爲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爲吳太子璉妃昇旣篡吳封爲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爲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兒子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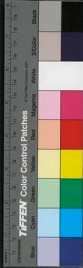
宋謝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遷都迎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





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文乎竣竟爲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穎拜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

爾穎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爲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爲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瓘謂淵子貴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瓘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貴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



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爲明帝所誅炤責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爵羅風俗始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惜苛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穎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穎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子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殺有二陵焉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



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  
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  
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嶽巖吾將尸爾焉子揖  
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  
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  
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  
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  
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  
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噲之下我將尸

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  
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  
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  
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  
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  
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糶且長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御缺  
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然若  
有餘而納之邾婁入辭曰接菑晉出也糶且齊



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蕃也四纓且也六子以大國歷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纓且也長御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殷梁曰長轂五百乘繇地千里過宋鄧滕薛篋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蕃晉出也纓且齊出也纓且正也捷蕃不正也子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知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爲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 張嘉貞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千攷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爲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



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  
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  
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史家誤  
采之也資治通鑑棄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  
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  
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  
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  
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  
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  
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  
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  
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  
韋述集賢注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  
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



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高李尚書高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陟楮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帳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收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勅廢之



容齋隨筆卷第三

容齋隨筆卷第四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教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論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





容齋隨筆卷第三

容齋隨筆卷第四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教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論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



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  
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  
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  
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編小尚如  
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  
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  
又有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  
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  
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  
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  
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  
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溫公客位榜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彙揭于客位曰訪及  
諸君若親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  
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  
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論終無所益若  
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



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  
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  
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  
請語及其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傑出  
鎮廣州道過顏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  
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  
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  
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  
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  
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  
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  
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  
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  
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



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  
綸茱萸一朶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  
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  
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  
潔髮希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  
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  
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

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  
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宿  
度河之後程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  
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爲候而鬼宿渡  
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  
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  
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  
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  
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及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  
小兒不足笑錢程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  
致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  
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  
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  
牽俗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  
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  
難候此事終蒙龐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  
軍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  
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真  
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中始正以府額爲稱  
荊州軍額曰荊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荆  
南通判曰通判荊南自餘掾幕縣官則曰江陵  
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爲稱孟州軍額曰河  
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州  
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



曰陝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處留滯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三輔燒園陵詔武都太守趙冲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討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勦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滌患帝不能用趙冲擊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冲戰死累年然後定按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說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爲不易得所謂明主可爲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閣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閒煖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簪內人粧賜襖東城下頒醕曲水傍樽疊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簪粧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比也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宋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爲佳領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眞長議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





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牛米

漢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

爲文矜夸過實

文士爲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拘摠星宿遺義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編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  
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  
變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  
平也

噴嚏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嘖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  
尤甚子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鄒氏箋  
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  
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錄飾故類  
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撫  
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  
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  
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  
投勅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



上馬孟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王馳  
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  
之子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爲  
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  
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  
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  
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問學士李昌武  
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

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上笑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月  
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  
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子按真宗朝自  
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  
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  
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  
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  
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云時丁



晉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  
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  
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  
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  
私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  
一帶僅如指關上額近侍連易之遂得尚衣御  
帶子披其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  
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爲行在三司  
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  
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爲宰相王欽若陳堯  
叟爲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  
馬知節即不與此說合且旣爲玉帶而又名比  
玉尤可笑魏秦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謗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  
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  
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  
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真



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  
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  
奉官廟祥雲芝鶴唯恐不詳遂爲信史之累蓋  
與太史公諺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官觀典冊祭祀巡幸祥  
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巨實爲參政宰相無一  
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  
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  
以歛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  
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  
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  
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  
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他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  
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  
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



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  
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  
晉事晉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  
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經而伐之雖幸勝於殺終  
啓焚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  
軫是年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爲夷  
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國朝淳化中李順亂  
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  
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  
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  
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  
軍將費金龍二條金錢二千金并設酒脯請先  
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  
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覽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蓋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管究也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至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南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



軍旋馬足陷橋爲閣，聖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宓敗死於西洱河。予按：高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予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急擊羣山空。餉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晡餐兼爨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應虛言則宓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味詩中掘鼠餐僮之語，則知糧盡危急，師非勝歸明其。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詩，屯田詩曰：浮梁巧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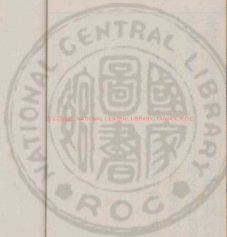




容齋隨筆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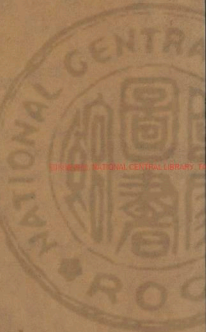
堯顏色比瓊玖因官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  
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江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  
知縣不買堯幣一人君是也作鍾州不買者  
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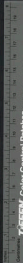
2025/05/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33164 v.2



容齋隨筆卷第五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爲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峻安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



其才可睹矣唯杜混元絃爲賢亦清介齷齪  
自守者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  
哉蕭何且死所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  
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姚崇避位薦  
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  
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爲七  
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爲三國晉合之晉之亂  
分爲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  
爲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爲胡亥  
晉武帝一傳而爲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爲煬帝  
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  
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  
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  
馬後終爲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

上勞流四海天寶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  
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  
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爲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  
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  
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  
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至於  
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  
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  
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  
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起用而縱及誅可謂  
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没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  
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  
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  
焉即日拜爲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





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筆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爲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宜顯皆羅霸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宜多矣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思內深殺主父假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上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樂之後世足以爲賢相矣惜不以式事

載本傳中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之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入者也夫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求言之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爲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始爲校尉以功封侯青  
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  
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  
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  
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爲高下其明白如此  
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爲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  
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人蓋  
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二相  
則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正觀  
三年二月房元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  
魏證參預朝政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  
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  
字不以何國大抵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  
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

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褚  
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喜皆字子罕楚  
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  
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闞克  
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  
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  
西赤皆字曰華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友  
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  
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  
楚獨閩皆爲蠻淮南爲秦舒秦爲戎河北真定  
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里  
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  
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  
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  
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  
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  
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  
當勵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  
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  
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竇嬰絞灌夫其夫人  
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武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  
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旣多故以十篇編  
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舉他  
人所作爲佳什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宋曾得王  
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技今世流  
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



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也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稽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貴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冒坎上脫坎字婚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徃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



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  
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  
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  
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  
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  
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  
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  
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  
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  
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  
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  
近也字爲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  
著今本稚誤作雜字子項於福州道藏中見此  
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  
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



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爲木果之下更有四  
曰爲龍爲車爲衣爲言坤後有八曰爲牝爲迷  
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兼震後有三曰爲  
王爲鶴爲鼓巽後有二曰爲楊爲鶴坎後有八  
曰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  
桎梏離後有一曰爲牝牛艮後有三曰爲鼻爲  
虎爲欲兌後有二曰爲常爲輪頰注云常西方  
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  
按震爲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駢

元二之灾

後漢鄧騭傳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灾人士  
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云  
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  
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  
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  
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





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  
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轍軻人民相食趙明  
誠金石跋云若讀爲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  
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  
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上芝  
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  
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  
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  
旣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灾眚之語益  
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  
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  
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  
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  
此千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修國史日撰  
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



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阿  
私所愛而空舉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  
句汗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汗也其義明  
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  
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  
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  
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爲汗  
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  
使汗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  
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  
觀經艾云奄又觀多也蓋以又訓奄以多訓觀  
近者黃啓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  
注云又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爲一句

廿卅卌字

今人書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爲卌皆  
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卌音先合反三  
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  
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



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  
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眾頌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  
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  
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  
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処以與爲与  
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謬  
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  
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與同然則  
當以省文者爲正

負劔辟咎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劔辟咎詔之鄭氏注云負  
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旁辟咎詔之謂傾頭  
與語口旁曰咎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表云回  
顧乳者劔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



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  
易劍爲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  
舒皆可任但以其常歷樞近或有固難宜召至  
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  
恐爲人所譏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  
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  
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擯之王元之  
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遺其子  
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必  
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  
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  
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其獨異於斯斥去不轉  
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  
仰予謂仲舒嘗爲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  
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  
轉唯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



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然也

史館玉牒所

國朝熙寧以前秘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其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修撰檢討是與本省爲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旣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爲修牒又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爲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僭賞此最甚焉

稗沙門

寶積經謔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穰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



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蓋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稱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聊志於此

容齋隨筆卷第五

容齋隨筆卷第六十九則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榘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離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據甚明



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蓋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稱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聊志於此

容齋隨筆卷第五

容齋隨筆卷第六十九則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榘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離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據甚明



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始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爲比也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祕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夫時相以爲旣帶職則朝議奉直爲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曾僊踵之紹興末向伯奮亦用此繼而續盛復然後省有言不應募三級自是但得朝議千按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祿即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祿卿無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衛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





光祿不涉餘級至有超五資者然則浚明等不爲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恩典亦異又自承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人同作六階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雜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朕是以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爲何所住答言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處所不攝故非數非稱不可量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  
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  
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爲大逆不道以其  
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  
不寬量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  
輔翼之爲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  
爲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

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  
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及有申公巫臣魯有  
申繻申棖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  
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  
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  
妣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  
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  
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  
齊然子尾之後又爲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



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國參晉有慶鐘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磻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奩周有石尚宋有石樞晉有陽處父楚有陽巧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虢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畏無難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士能持勝使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煬帝不亡符堅不平涼取蜀滅燕篡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失

綠竹青青

毛公解衛詩淇奥分綠竹爲二物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韓詩竹字作薄音徒沃反亦以爲蕭筑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腳莎即菘蔴豆也篇竹似小菘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



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藁竹按此諸說皆北  
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樵寇  
恂爲河內太守伐淇園竹爲矢百餘萬衛詩又  
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  
甚若自腳莎菜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  
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  
伐齊公曰魯爲齊弱又夾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爲孔子豈較力之強弱  
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  
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  
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爲  
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  
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  
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  
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



臣之檀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誓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拈歸不復振起故所爲文行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蓋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顧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



絕足徃徃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  
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舊史謂愈爲  
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  
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  
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祇覺若此遊宦謂  
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冀方田園苟  
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爲行軍司  
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  
前此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  
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  
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  
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  
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  
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  
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  
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儼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微罪議法而早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敲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狄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狄突所歎八十



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夫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國其事也衣之尤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其五曰尤涼冬綬金寒袂離其宛轉有味皆可明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爲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蒙禍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爲相一日兩樞密使請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鄴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及復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



惺怖乞存家族棕曰勿爲他慮旣而寂然及延  
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  
宣宗世夔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  
漸遣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迎鄆王立之是  
爲懿宗又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棕他  
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授棕中人請  
帝監國秦因諭棕劾大臣名不在者棕語之如  
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  
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  
孜曰蔣仲至是時唯有仲在三人者罷去矣誠  
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  
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  
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  
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  
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  
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爲晉所滅沈子生逞字



脩之奔楚遂爲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戍戍  
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爲齊  
王太傅敷德侯者有爲驃騎將軍者有爲彭城  
侯者宋書沈約自敘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  
南平輿定公四年爲蔡所滅秦末有達者徵示  
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按聃季所封自是一  
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  
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  
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聃

季字子揖成八年爲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  
百餘歲矣遲爲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  
召爲丞相沈尹戍爲楚將戰死於栢舉正與嘉  
之死同時而以爲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  
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爲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  
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漢列  
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  
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  
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誦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



天氏之裔沈媿薨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祭滅之顧合而爲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爲可恨也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本屨而歸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逐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韶州爲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州爲南康郡而



南康縣外屬鬱林爲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爲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考于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容齋隨筆卷第六

容齋隨筆卷第七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子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



南康縣外屬鬱林爲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爲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容齋隨筆卷第六

容齋隨筆卷第七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子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  
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温平輩言  
也

韓柳爲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語春秋易  
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闕其中而肆其外  
柳子厚自言初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  
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志參之  
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  
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  
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  
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  
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  
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  
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



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  
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  
好理者曰文章敘意尚通而已溺於特者曰文  
章必當對病於特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  
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  
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  
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  
也其理徃徃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  
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  
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  
悄愠于羣小非對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非不  
對也朕聖讒說珍行震驚朕師苑彼桑柔其下  
侯旬將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  
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  
之言興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  
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  
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  
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開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瘰癧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夜夢忽觀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古腴詞上薄騷些蓋



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  
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  
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  
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徃徃棄諸几  
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杆  
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  
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  
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遠旨班固賓  
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莫句寫其病與七  
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  
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  
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旣  
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  
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  
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  
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



子魯使慎子爲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爲奴  
所縛呼其妻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  
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已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  
頭爲將軍蓋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園鄆鄉人謂秦孟舍鄆以爲東道主蓋鄆  
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  
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鄆晨會光  
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  
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  
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  
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  
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旣不然所以  
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贈禮書閣閣之善豈有五人呂南公  
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子頃  
修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



此温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  
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爲今世士大夫所難能  
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  
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  
撻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  
自陳請以錢歸其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  
券曰周文榮其兄嗜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酌毆  
榮鄰人不平而唁之榮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  
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  
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長  
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  
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  
優者留翰林授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  
養於田里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  
買驛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  
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狙計因經過官人喪馬  
即磨破驛背以銜買之既售矣策聞自追及告  
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鞍亢亢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裕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財之非真者故爲公驗之曰危整者買鮑魚其鮑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隣以直又飲駟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爲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効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儻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舍碑晉李闡之文



也云舍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成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  
帝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  
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  
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禱時有大人之迹姜嫄  
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款款然如  
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鬼遺卵  
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  
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洛見燕墮  
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闕  
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  
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按漢書  
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  
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  
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  
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  
以求不可知之襍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  
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  
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羌慶同音

王觀國彥賓吳械材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羌字也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羌而他未有明證予按揚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天顛而喪榮注云慶聲也讀與羌同最為切据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爲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院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爲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至計也進韓信爲大將使常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顯心與楚角





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已而畫一之法成約  
三章以綱秦暴捫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  
此焉肇之唐彥元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獨收  
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  
籌帷及爲宰相策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  
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  
天下之兵以諫爭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  
狄有遁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其  
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  
之理壞變府兵爲彍騎諸衛爲神策而軍政壞  
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藝祖監方  
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疆置轉運通判使掌錢  
穀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  
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於殿  
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爲  
至於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  
明者世有其所謂一時之相爾蕭之孫有罪  
及無子凡六絕國漢輒紹封之國朝褒錄韓王



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  
奪襲爵停配享說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  
哉

名世英宰

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歌  
興王道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  
年畧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  
我憤憤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  
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  
字皆實二大變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  
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已  
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  
事哉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絀使於師夫差謂  
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入  
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絀曰其不謂之  
殺厲之師與按絀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



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絳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云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外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青浮

落處暮柳閒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子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抄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敘曰此曲盛傳爲詞者甚衆文人才子各銜



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  
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扶新晉脫常  
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  
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  
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  
秋聲濕塞煙閒想習池公安罷水蒲風絮夕陽  
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  
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  
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  
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  
文字太僻官商不高耳能之太言如此但稍推  
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  
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  
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  
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  
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  
髮髯哉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爲閒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符由元狩以降以罪廢序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鄧侯蕭壽成坐犧牲瘦喪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袋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鄆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鄆侯斬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樂賁坐雍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第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侯趙弟坐鞠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轆陽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鄆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



容齋隨筆卷第七  
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  
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來索阿棟  
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  
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  
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  
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  
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  
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  
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  
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  
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



容齋隨筆卷第七  
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  
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來索阿棟  
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  
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  
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  
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  
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  
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  
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  
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  
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



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  
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而舉國聽之  
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糜廖立而立垂泣  
糜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盡辟側佞奄塞于  
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不  
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  
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  
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  
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  
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  
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十  
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舉而成陽以西  
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眞所  
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  
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  
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誦以規  
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  
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





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十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旣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旣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



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  
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為河  
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  
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  
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  
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  
為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譴貽禍如此按杜公以  
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為副慶曆四年十一  
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

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  
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為譴之理丁公長  
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云張乖  
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  
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徃伺之言且將  
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為戶部使中丞始知  
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為  
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云乖崖在陳



聞晉公遂乘公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  
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  
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  
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  
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茲四者所係  
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  
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  
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論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弩

東坡作石弩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弩丹及籛  
籛楛梁州貢弩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  
貫之石弩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  
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又矣顏  
師古曰楛木堪爲箭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  
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弩則自春秋  
以來莫識矣按晉書挹婁傳有石弩楛矢國有  
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弩魏景元  
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弩後通貢於石



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  
鐵長二寸蓋橫弩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  
來莫識恐不考耳子家有一箸正長二寸豈黑  
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節開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  
簞瓢屢空餅無儲粟其寒則袒褐穿結絺経冬  
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  
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  
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  
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然則  
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  
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  
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項五十畝  
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斂亦云公田之利足以  
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  
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  
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  
不足之議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竦然其享國  
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  
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強臣擅政凶命乃移其  
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考之矣  
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  
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旣得其道餘皆可樂見矣  
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  
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鑿陸晔王彪  
之坦之不任事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  
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  
重於荆徐荊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  
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太元八十餘  
年荷闡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  
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  
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  
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主上論此蒙欣然



領納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晬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太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官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閒誠爲忝幸按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瓘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悅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人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



在衣曰義欄義領合中小合子曰義子之類是也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義鳥義鹿義鶴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欽恨而沒享祚又長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仁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爲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者耆之壽竟何益哉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  
論官市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  
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  
煩誅求傳聞閭里聞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  
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  
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  
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靈驗豐熟幸寬待蠶  
變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  
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  
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  
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  
不因論官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爲河南令  
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索罪亡公將槌  
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  
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  
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聞道以入必擒賊未  
及行李懇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  
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



兵矣得栢者口授其詞使者執筆者持以入  
鎮州承宗遂割德棆二州以獻李翔作公行狀  
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  
歸栢者豈非未嘗見澠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  
言者以策于愈愈爲自度爲書遣之耳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  
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  
文無窮夫子誕生鸞鳳一鳴劍蟠草音手持文

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  
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  
剝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  
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又云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  
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  
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云先生之作  
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  
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



無有端涯鯨鯨吞麗驚羅天下粟密窈眇章妾  
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  
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修其文焯  
焯烈烈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  
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  
之語云詭繁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  
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  
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  
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議盡廢其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  
文弊歷唐正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  
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  
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  
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  
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



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  
得者張釋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父宦減  
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  
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  
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閒或不  
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  
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  
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  
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  
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  
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  
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  
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  
云馮拯與吏書李迪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只  
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  
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



審退而草制以迪爲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爲樞  
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  
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爲密院却有  
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  
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即  
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  
中書即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  
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  
兼主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  
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  
啓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  
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  
之事方作溫公記聞蘇子由龍州志范蜀公東  
齋記事皆誤以爲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嘗以錢  
錄示李燾燾來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爲寇罷之  
夕亦非也



容齋隨筆卷第八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  
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  
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  
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  
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  
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  
蘭皆即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容齋隨筆卷第八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  
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  
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  
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  
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  
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  
蘭皆即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極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矧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知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爲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爲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蹊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





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  
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  
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  
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  
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  
與否但以得地爲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  
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  
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  
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  
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  
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踈矣乃知魯仲連  
虞卿爲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  
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爲發兵救周而秦兵  
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  
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  
梁於楚率皆以爲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



事蓋以爲奇謀子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  
急要當有信令一給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  
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  
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  
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  
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  
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

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  
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  
爲中國之但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  
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  
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  
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  
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  
而上以至于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  
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



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懼快以排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鱸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敦鼻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



品官封比唐不佞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說籍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嚮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宦身爲帝甥主婿所以縱吏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



之變陳希烈張均張珣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  
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  
以幕府小吏或以廢兵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  
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履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  
與向異同故向奉奉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  
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  
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  
女惜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  
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  
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  
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  
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  
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



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故  
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爲刺史漢世法令最  
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  
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爲欺之路也武帝待張  
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而欺殺之  
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  
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  
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  
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  
已即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  
少長皆戕於斬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  
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  
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  
容雋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



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  
為墟慕容垂乘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  
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  
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虜為國八十年傳數首矣  
未亡何邪

### 石宜為慧

石虎將殺其子宜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  
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宜當為慧星下墜鄴宮虎  
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為澄言  
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為天所棄豈一  
逆子便能上千玄象起慧孛乎宜殺其弟勳又  
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  
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  
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濟自  
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  
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



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木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  
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  
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  
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  
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  
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  
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貴期之故  
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  
三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

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  
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  
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馱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  
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  
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樂連名  
第二榜王宜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  
楊寬穆寬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  
公安石連名劉燁榜燁不願胡右丞宗愈安門  
下煮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



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平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



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爲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予以爲不然夷考平生蓋由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旣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從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閹然後發怒而去嗚呼踈矣哉東



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業無餘唯學士入朝備有朱衣  
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  
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  
事右語云謄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  
謄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  
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  
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  
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  
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  
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  
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  
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揚行密復葺之  
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



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張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菓盡燒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搏花下僂僂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索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悴孛兒舞阿鵞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茲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



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  
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曰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  
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  
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  
賢所行固爲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  
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許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

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  
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乘之言不爲詐隱所以  
爲孔門高第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  
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  
莫不聞矣勉而爲殯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  
殯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  
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  
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  
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爲



瘖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  
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  
生此會同却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  
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  
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九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  
三公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  
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  
帝又不憚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  
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  
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  
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



瘖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  
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  
生此會同却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  
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  
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九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  
三公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  
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  
帝又不憚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  
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  
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  
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





爲公卿乎歆攀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  
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  
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  
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  
章惇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  
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攀者幾希矣

袁盎溫嶠

趙談常嘗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聞廷辱之使  
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  
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  
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  
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  
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  
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曰欽亡何

漢書爰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欽亡何顏師古



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作日飲毋  
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爰盎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  
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  
文帝禮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  
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  
勃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  
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談所  
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龔錯故因吳反事請  
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  
於刺客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  
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  
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  
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  
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



借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  
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  
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  
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令鄉政勅語堂  
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  
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畧一字  
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  
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  
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郕大鼎于宋魯  
以吳夢壽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齊賂晉以紀甗王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  
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鑿鑑納魯侯  
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藥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藥



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潤州  
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  
在江東彌山互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  
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  
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  
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闕苑是不特王俗罕見  
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  
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  
了秦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閔子  
至子夏爲侯羣弟子爲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  
爲國公侯爲郡公伯爲侯紹興二十五年太上  
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  
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據如此今當  
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旣而自斃詔  
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  
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



告來則已八字矣遂郡爲繼回新命而別易二  
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完顏亮據淮  
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  
不得渡者當奏冊爲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朱  
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  
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  
血食不爲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  
滔滔天險坐過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  
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  
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  
爲不忝矣朱公終以爲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  
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  
不爲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  
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  
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  
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



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  
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  
芳名長林逾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  
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  
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  
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  
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  
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  
賞激以起東坡之請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  
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  
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  
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  
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  
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  
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  
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



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  
儂君賜爲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  
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  
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從者文若晁迥  
孫奭李東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旣死而方  
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

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  
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  
旨聲鍾給諱旣已闋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  
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  
万俟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  
其在外者非易普屬纊不復有請聞千百人中  
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第游宦遠  
地徃徃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  
爲之紹興二十九年子爲吏部郎因輪對奏言



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  
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吏考  
其平生非有賊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  
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  
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太上覽奏欣  
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  
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  
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  
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  
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  
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  
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  
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他  
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





吏部欲爲異則繫衡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子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說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子謂遂之治郡功効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依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楮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



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爲水衡都尉王先生爲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楮誤書也

程嬰杵白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



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  
爲韓厥存趙追封爲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  
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  
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  
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丘壟爲  
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  
進御即除將作丞任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  
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哀  
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  
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爲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  
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  
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  
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  
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襄山河大於三晉  
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  
挫敗於齊軍覆于死卒之爲秦所困國日以蹙



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征於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遂爲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牙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爲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稷爲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爲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齮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  
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  
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  
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  
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鷄觀松  
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  
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  
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  
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  
無慘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  
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鶻喜靈馬色經寒  
慘鳴聲帶晚饑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  
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  
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爲庶人或致  
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爲光祿大夫或特



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  
開爲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  
王梁罷大司空而爲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  
復爲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爲  
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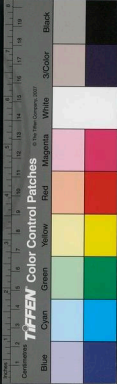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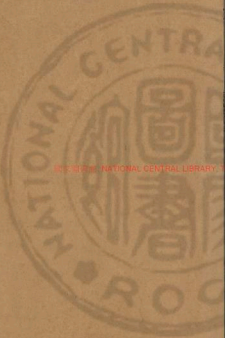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  
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  
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視面目從之狀  
則唐世以爲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爲  
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  
卽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爲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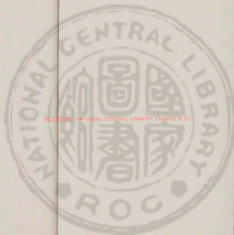
2025.01.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44 25166 442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十六

將帥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  
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  
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  
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  
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  
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



至全城圖上方畧駐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甲  
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懲其老未許  
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鏃哉是翁也遂用爲  
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  
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旣  
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  
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  
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  
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  
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  
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  
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  
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  
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長誅雖有盜弗敢發恐



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懷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斃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



唐太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  
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  
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  
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  
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  
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上然後可以  
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  
可發大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  
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  
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  
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  
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爲翻覆光  
武惑於識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  
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  
封事每稱天子爲國家其敘山勢峭嶮登陟勞  
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



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  
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  
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竇條如無道徑遙  
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  
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  
亦賴齋酒脯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  
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  
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  
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讀其羊腸逶  
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組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  
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  
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  
五六步一休矇矓據頰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  
目視而兩脚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  
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  
和者勝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  
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



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  
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  
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  
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唯劉昭補注東漢  
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  
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  
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按唐文宗  
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爲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  
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  
上千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  
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  
皆李宗閔客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  
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  
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  
之刺毘陵乃爲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





詩人之言深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是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爲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爲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

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爲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



受訊僣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  
厓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  
數寇賊並起軍餼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  
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餓泣巷  
哭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  
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  
非夏侯非議詔書僣駟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  
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  
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喪而天  
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  
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  
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  
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  
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  
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况降爲卑隸縱不



爲身柰宗廟何又云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  
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  
爲疑至乞接近宗室幾於自售亦不以爲嫌也  
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  
覺文帝以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  
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大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  
所不下身爲寄坐受人指塵危亡之形且立至  
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  
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爲比予  
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身之禍福蓋有  
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論也漢  
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  
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  
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  
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  
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

若齊鬱林王知鬱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  
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  
溫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  
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感語

士人於棋酒閒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  
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  
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籠杜牧送  
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輪僧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  
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  
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  
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  
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  
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  
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  
荆南作聽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



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  
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敞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  
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謨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  
聖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  
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卓隨以  
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  
帝世姦黨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敞與婁定  
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后欲留士開  
過百日敞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  
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爲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  
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  
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  
慮於是出定遠爲青州而殺敞後二年士開雖  
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敞



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議士開以  
譏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  
背脅癘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奔養之則自  
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  
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  
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  
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  
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  
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爲郡至晉秦始中  
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  
旣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  
室安平王孚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  
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  
戲殺吳太子以起老漚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



已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連兵端正信用  
龜錯付以國事及爰盜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  
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棄  
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  
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  
要斬周亞夫以功爲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  
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  
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  
征赤眉救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  
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  
帝詔書爲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爲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  
耳非其力不能拔欲又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  
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爲齊王毅惶恐  
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  
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



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  
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  
囂諸將欲分其功重書請大司馬以下稱異功  
若丘山今人咸知穀異之爲名將然非二君之  
明必因讒口矣田單復齊因信陵君敗秦兵陳  
湯誅鄧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  
安御符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  
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  
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爲謗人所甚或至殺身  
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  
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  
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  
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白不





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十八則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十八則



人大畜則中又有異順之反對太過方有異體  
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  
利涉云

光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  
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  
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  
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  
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  
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爲  
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  
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  
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  
言而不悅永後以他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  
羣臣亦無爲之言者吁可歎哉

恭顯譏蕭望之

弘恭石顯譏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  
肯就吏而詔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



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齊儻成  
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  
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宮掖聲勢奪公  
主園章帝切責有狐籬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  
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因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  
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其欺  
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  
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爲謀及宦  
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  
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爲是耶望之死與  
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  
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龜錯張湯

龜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  
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  
用日盱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  
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  
然均爲非誼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爲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住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審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縛之御剛馬如此之類子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其藥飲畧之可也其說最絕明可嘉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爲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株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株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



何邪

巽爲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利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苑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他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畧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



綬雖居畿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  
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  
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三品入國朝  
其位益尊敍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  
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  
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  
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  
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眞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  
尚書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  
官贅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政侍中中書令爲左  
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爲太宗皇帝曾任此  
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爲之故郭子儀不敢拜  
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  
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  
末虜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  
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顯珍寂寥人散後





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  
繪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  
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  
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  
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  
珣珣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夫不  
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珣母盧氏  
識房杜必貴贖之此詩則珣母乃杜氏也桐江  
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珣之妻非母也予按唐  
列女傳元無此事珣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  
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毋李窺之知其必  
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談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  
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  
傾珣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  
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  
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  
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



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  
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  
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  
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  
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  
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  
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  
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  
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  
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  
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  
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  
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  
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  
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字甚  
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



課伐木詩序云課謀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  
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旋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  
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列樹白  
桃毀焉墻實以竹示式過爲與虎近混淪乎無  
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  
虎兇連里閭又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  
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變人者迷其土  
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  
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儻有江船吾欲東

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共八事爲律令一事  
諫伐匈奴謂八事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  
聲讀今魯直似以爲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爲漢鬼賊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  
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  
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三官操分一郡無  
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爲害則屬  
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



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及羣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覲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爲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鄜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特力驂恣裘潛車車之郡而單于誓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鄆者至八萬口方得馮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爲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苟或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



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  
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  
其鄉人留者多爲賊所殺袁紹遣使迎汝南士  
大夫和洽獨往荆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  
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黜近又  
而不去護應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爲表  
所害曹操牧兖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  
士高柔獨以爲邈必乘間爲變率鄉人欲避之  
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家適河北邈

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等曰智  
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  
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  
氏今最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  
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  
欽避亂荆州欽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  
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  
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  
遂詣操河間邢顛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



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  
先遂裴還鄉里疇曰顛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  
定丹陽呂範請督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  
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  
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  
敗此亦詭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  
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  
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  
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

困於亂世哉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  
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  
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  
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  
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  
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  
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



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豎稜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爲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爲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旣老議處以侍中中書令爲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爲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秘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騏鄧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表劉

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



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程讓提兵投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鞞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爲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職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鹿茸之先當不欲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爲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爲曹參之後富平爲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歿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





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鄴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驕驢馬一匹四望通憶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袁氏有心青表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經行軍法以衣服文絹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爲邦以國體爲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



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條  
辭非賢大夫不能蓋楚申舟不假道於宋而聘  
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  
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鄆三卿爲盜所殺餘盜在宋鄆人  
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賸  
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  
宣子有環在鄆商請諸鄆伯子產弗與曰大國  
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廢之有吾且爲鄆邑則失  
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鄆鄙邑也亦弗爲也  
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  
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鄆駟偃娶于  
晉偃卒鄆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  
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共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囚鄆印  
董父獻于秦鄆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  
功而取貨于鄆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鄆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晉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晉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錢將車之焦數以策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劇虎牙者矣范雎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遠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涣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爲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爲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迫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  
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  
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  
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  
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  
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王之還解鴻門之  
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太宗  
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  
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  
之與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必待將如  
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  
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蹙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  
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  
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遵健



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  
磨圯猶能追憶其語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遣羈  
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  
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聞林  
泉高步未容攀輿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  
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揔侍御家集出侍兒佐  
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  
小宮嬪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  
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  
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  
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  
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爲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  
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  
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  
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媢侮曰倒懸如  
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  
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  
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爲羊

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  
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刳羊無血皆兌也大壯  
內外卦爲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  
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  
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  
而陽上進至于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  
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  
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  
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



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  
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  
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  
然據正以社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揚雄仕漢  
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  
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  
劇秦美新賤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  
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  
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  
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  
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  
貢而學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  
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  
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



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間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子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滂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子竊以爲二子皆孔門高第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間豈爲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俠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



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侯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侯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復還鎮悅其稱與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萑苻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爲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卽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兖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舉而爲戎越五十年矣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



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  
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天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  
三四年爲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  
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  
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  
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  
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  
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  
東泄新宮宏崇軒轡轡又有蔡少霞者夢人  
遺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  
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史蔡少霞書予  
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  
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史之說魚車



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  
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玄卿之  
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稽叔夜李太白之流  
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  
宏宏崇軒懋懋雕珉盤礎鏤檀竦案碧瓦鱗差  
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翺虞巡徵呂明  
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颯遐集聖日俯晰  
太上游儲無極便闌百神宇護諸真班列仙翁  
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煥瓊爲屑桂旗不動  
蘭幘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闌發天籟虛徐風簫  
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雲  
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  
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子頃作廣州三  
清殿碑倣其體爲銘詩曰天池北陞越領東鹿  
銀宮煥煥瑤殿盪盪陸納九齒闡披四目楯角  
儲清簷牙柔繹雕燭紺闌鏤楹熠煜元尊端拱  
泰上乘籙繡黼周張神光睟穆寶帳流黃溫幘  
結綠翠鳳千旂紫霓溜擗星伯振鷺仙翁立鶴



昌明侍几眉連捧露月節下墮職輪旁燭凍雨  
清塵喬雲散穀鈞籟虛徐流鈴祿續童初滄滯  
勾漏蓄縮嶽君有衡海帝維億中邊何護時節  
朝宿颺母淪威癡妃謝壽丹厓罷微赤子縈福  
億齡聖壽萬世宋錄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  
終不迫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官人諸不見幸  
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  
密不得宜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  
九卿爲密友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房元  
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  
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  
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  
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  
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迨遠矣賢君一話一  
言爲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  
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





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有特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顯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恭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



中欲節次覲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  
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  
繡務悉墻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旣散文  
書皆爲棄物夾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  
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  
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舉而  
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  
其後逆豫竊據輔爲煨燼吁可惜哉

孫贖滅寇

孫贖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爲奇謀予獨有疑焉  
云齊軍入魏地爲十萬寇明日爲五萬寇又明  
日爲二萬寇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  
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  
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  
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  
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  
死于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  
發夫軍行遲速旣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



至不差畧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  
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祭尚能俱  
發而消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爲  
之而不精考耳

蟲鳥之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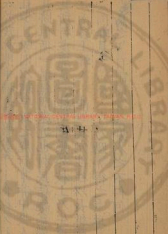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  
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  
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罔已起無  
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  
人於茂林間爭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  
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麀行草莽中畏人見  
其跡但循一徑無間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線置  
其所行處鹿足一絛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  
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  
於罔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  
蠱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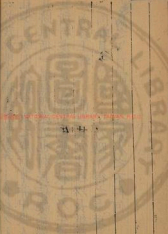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  
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  
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予謂三百  
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  
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  
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  
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予謂三百  
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  
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



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于大序  
可一槩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  
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鄒康成始并入下  
句皆指爲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爲深  
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  
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  
不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  
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遊雲夢而縛信夫以  
諸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  
逆蓋有以啓之矣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  
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  
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  
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  
地以鐵爲門樓橈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爲足



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且暮耳富可復得耶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爲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哉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旣獲



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詭而致戎也是皆中父  
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  
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筆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  
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  
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  
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  
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  
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詭即委之以去了  
無戀想遭橫道機穿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  
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  
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地僅能  
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  
全義招懷理葺復爲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  
之甚畧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





定公所著摺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曰  
今荆襄淮河剝蕪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  
用中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  
能髮鬚全義所爲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  
法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  
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  
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  
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  
來者緩無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  
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  
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  
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  
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市  
之賦迫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  
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  
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  
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絲遺之布衫裙袴喜動  
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



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  
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牛如何不衆  
助自是民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  
人在任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  
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  
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區因取一冊讀  
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匪之銘  
曰魯方父癸則爲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  
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  
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  
也大以十千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  
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  
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  
匪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  
祁讓偏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  
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



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偪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旣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泮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泮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泮王時從親乎且泮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積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



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義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爲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爲患微矣若裁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爲法也

舒元與文

舒元與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



賦中桀句曰向者如逐昔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爲之泣下予最愛其王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絕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做之曰山園故國



城空在湖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  
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  
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  
沒大抵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  
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  
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  
後遂以爲常典而致仕又遷一秩梁揚祖終實  
文學士宣奉大夫旣以致仕轉光祿遂贈特進  
龍圖學士蓋以爲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  
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  
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  
之例以贈王德彙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  
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  
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揚  
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  
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爲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  
說者乃以爲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然乃若  
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  
一周詩一鄧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  
不流束楚邱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  
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  
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  
在浚之城在河之澗在河之潛在河之澳山有樞  
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嚴薇隰有杞  
楨言秣其馬言采其蕀言觀其旂言駮其弓皆  
雜出於諸詩而興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  
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  
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  
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  
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



酒與子結綢繆益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夫將何散殊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款遙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變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





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  
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  
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子家有之凡一  
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  
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容方國二十國事最爲  
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僊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  
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  
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僊三口三舌相乳國之  
僊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  
庸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遑至云惡  
國之僊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  
僊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  
相害觸國之僊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  
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  
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四  
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  
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  
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  
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吾  
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云州小  
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  
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  
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  
有迫催期欲令甯兒女言發恐亂隨奈何重驅  
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連緩  
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  
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  
爲忍苦征斂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  
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  
如此故杜老以爲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  
雖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少安立



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之句今  
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  
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  
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  
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  
多百姓繼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  
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  
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  
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  
合使凶庸貪穢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  
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  
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  
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  
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  
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  
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



恩招懷爲本隗意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  
若束手自請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  
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欲岑彭受害自  
疑今以時自請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爲忿怒  
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  
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麈之對誅之  
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爲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  
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  
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  
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  
征途聞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  
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勅冠往謁之凡三日  
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恩招懷爲本隗意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  
若束手自請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  
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欲岑彭受害自  
疑今以時自請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爲忿怒  
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  
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麈之對誅之  
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爲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  
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  
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  
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  
征途聞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  
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勅冠往謁之凡三日  
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風雅鼓吹本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  
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  
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  
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  
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  
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  
淚爲一酒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  
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  
可默論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  
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  
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  
甚略褚先生曰兩人俱爲衛將軍舍人家監使  
養惡齒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  
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  
以爲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



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與褚先生所書爲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教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寬之欽復說鳳以爲



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宜因章事  
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  
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自行其策夫新莽盜  
國權輿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  
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旣造後漢詳觀  
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  
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  
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  
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徃徃不減過秦篇嘗共比  
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  
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  
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  
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  
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  
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





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奩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憚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憲詩云京城三日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憲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堦



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踈拙自當爾  
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  
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闕淡簡遠得味外之  
味云

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  
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  
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子謂  
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  
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  
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  
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  
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  
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屏壁與珪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  
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戢穀闕宮頌君之詩曰  
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  
卷阿旣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曰上帝



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王女指厲王也至  
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  
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  
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  
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  
劉季起唄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爰夷羣雄遂  
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  
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  
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  
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  
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  
謀慮所可爲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  
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  
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



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鄱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裏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依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繁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借索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



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温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擢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駭陳衍幹當官事得旨置酒

真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子謂決非殺甫所作蓋魏泰碧雲殿之流耳温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又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没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子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又矣太史



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爲人

張天覺爲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饑饉者易爲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子以其實攷

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猷作家傳云爲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爲元祐廷臣則逐於元祐爲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爲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爲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爲御史時以斷獄失當爲密院所治遂摠博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故坐貶爲諫官時首攻內待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謚卅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蔡確



無罪後以交通桓昌富民蓋漸故又賤元符末  
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  
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  
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  
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  
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  
云

爲文論事

爲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  
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  
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  
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  
費捐五萬之師屢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  
封爲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鄯吉迎自  
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疆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  
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武師功德百之  
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





則優於齊桓武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  
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  
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  
衡顯之譏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  
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  
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  
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憶貴妃  
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  
知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  
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  
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  
前關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  
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痍其末章及  
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  
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  
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  
子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  
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酒掃撰杖屨於  
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聾蒙出膚  
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  
未聞檣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  
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首哀愴乃過  
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  
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  
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



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知是最以語忌  
爲嫌旣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  
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剝弊或言太  
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  
劉珪即具彙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  
敏平常無錯誤珪將上馬立俟之旣至而結銜  
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珪怒責之  
逸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  
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目論  
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  
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珪愧  
歎而止後每爲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  
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諛扇猿浮顧昧謝爲業  
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  
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  
呂布爲兗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



阿鄆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  
吾無所歸矣表爲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  
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  
者數四賴安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  
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  
已出安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  
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繁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爲  
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史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  
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下之史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  
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道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柔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柔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



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忘言去爲而五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爲禪者謂語言爲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詆爲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爲詞章者遂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以愛文章文章自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矣與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瞻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



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呂藩鎮蒞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子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子仲兄始入西省至隆





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巒坡之直第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錄

項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土人一去未回馬梁開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

綠頭鸚兒啣薄蕤采蓮女郎突花老杜舍人曰  
鼓鼙夜戰北窻風霜葉落階階亂紅三人皆全  
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  
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  
秋李賀曰魚鱗斃空排嫩碧露柱稍寒挂團壁  
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  
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  
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  
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錄乃王性之所



作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  
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  
子虛亡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  
經此職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  
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  
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  
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  
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  
外皆稱爲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  
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  
及爲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爲九等  
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  
其名益輕南度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往往召試  
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敘反不若寺監之徑  
捷至推排爲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南宮道



南宮适問羿皋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  
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  
出而歎其爲君子獎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  
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  
故不答范淳父以爲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  
答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  
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正  
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  
謂難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之問初無以  
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爲有是言若  
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  
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  
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  
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爲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禺  
君吳芮爲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  
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



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爲秦番禺令故曰番禺項羽已封爲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禺也久矣今吾邾猶持郡正廳爲吳王殿以謂芮爲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虢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爲神人肇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邾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王衛尉

漢高祖祭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爲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旣直於激切中有



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爲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據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之宗漢祖命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

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爲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爲喻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爲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



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  
以爲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  
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  
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  
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  
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  
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  
受賞矣汝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  
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  
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  
一人爲盜予每讀此事以爲策之上者及得李  
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  
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  
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  
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  
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



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子乃  
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  
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爲沈命之計則變而  
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  
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  
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  
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魏爾東西  
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  
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  
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  
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  
無運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  
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開嚴答云卧向  
巴山落月時離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  
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



有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  
谷云蔡襄關心詩摠廢皆如鐘磬在簾扣之則  
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  
始封於郃古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  
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  
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  
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  
詩賦爲言以爲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  
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  
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  
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  
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闞蔣申  
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





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第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爲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居實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昇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子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候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子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



必欲保官狀內登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筭  
有無翦刺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  
別行改奏又令供與子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  
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  
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勅姜維使降於鍾會將  
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  
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  
言之尤力爲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  
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謀欲降命將  
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爲出戰既令解甲士  
皆慟哭聲振原野子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  
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  
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  
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  
集有記昔行一篇正敘此時事其中云老種憤  
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



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并韶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還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爲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搏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識緯之學

圖識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眚孟觀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識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識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



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况其下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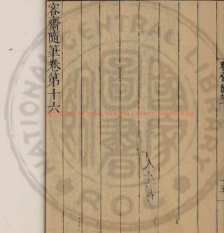
真假皆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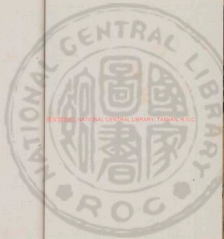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鶴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入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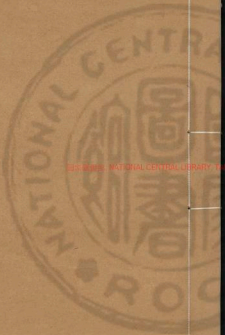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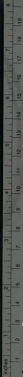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3/02/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34.25.166 45



容齋續筆目錄

卷第一 十八則

顏魯公

雙生子

侍從官

唐人詩不傳

重陽上巳改日

公子奚斯

文中子門人

戒石銘

李建州

存亡大計

秦晉四語

田宅契券取直

唐藩鎮幕府

晉燕用兵



容齋續筆 目錄

李衛公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潛

歲旦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第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竇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並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 二十二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王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半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城

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溫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劾

大義感人

卷第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父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筭數

佻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僻亂的當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己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專

卷第八十五則

著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給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貢薛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七則

經傳頌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若曹菜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第十一十五則

古籀字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錯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倞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卷第十三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立

漢書注元

卷第十三 十四別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目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兩水清明

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爲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忌惡

陳涉不可輕

士句韓厥

孔墨

王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陵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許然意林

思賴詩

劉蕢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臧板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容齋續筆目錄

容齋續筆卷第一 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  
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  
云近見甚齋隨筆過疎而對曰是臣所著容  
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照有好議論邁起謝  
退而詢之乃發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  
貴人買以入蓬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因復哀臆說綴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  
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



月十日適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  
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  
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  
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  
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  
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歲以爲講  
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  
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  
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徃見之責其不見容由  
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  
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既知杞之惡已盍因其  
方鎮之間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  
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爲去  
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恨司空圖  
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  
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

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因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正元反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通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燠有野人間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頌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頌諸邑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緩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雜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恩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遠成王言蓋詩家所



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權微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往禱



而祝之云候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兩  
遂爲作碑偶闕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  
一書正紀類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  
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  
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  
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  
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  
其家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  
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  
也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  
建康從官列街上泰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  
大觀文爲行宮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  
同爲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  
熙二年吏部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  
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  
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



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屏儒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丸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

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世德自河北來救太宗也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不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衆合戰身為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





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殺道大舉令董  
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  
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  
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段凝不能臨機  
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  
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  
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  
侍郎龍敏請立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  
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  
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筭  
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  
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關徂軍深入後  
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  
噬臍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  
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  
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



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留宇  
鄒餘慶鄒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  
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  
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  
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  
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  
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自樂  
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  
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金玉聲  
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  
寡矣而况於詩乎乃知前賢遺業湮沒非一真  
可惜也

秦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  
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  
篇一章云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  
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  
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



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秦誓初末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秦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



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賤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稔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除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僞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爲取之義旣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闕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



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聽尹吉甫公子奚斯  
聽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  
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  
又巧爲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  
奚斯能作閔公之廟亦聽詩之教也而魯頌美  
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閔宮之  
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  
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爽口  
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  
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  
置爲重親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  
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  
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  
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  
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訪期稍稍太簡遂忽忽  
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平別業未敢息

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遺悶  
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  
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  
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  
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  
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  
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  
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  
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  
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  
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  
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  
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開唐高祖興  
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  
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  
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



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兒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



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類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第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  
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乘雖有骨肉  
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平問閣老至仁念舊  
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聞絨發紙

潮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  
一空百口嗷然徃徃絕食魂獨窮悴終日若饑  
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  
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  
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  
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第按德裕以大中二  
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  
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  
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





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爲媿公嘗答書云鼎之爲已爲人一至於此其也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千札今尚存于張氏姚崇曾孫斯爲李公厚善及李譜逐搆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最穀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  
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  
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  
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  
空爲主船官太原有桐馬官主牧馬元名東遼馬官  
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  
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滙浦  
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  
魚復有橘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  
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  
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  
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  
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  
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  
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  
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



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鞠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一

容齋續筆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制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



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鞠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一

容齋續筆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制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



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充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勝朝堂待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鵬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漣吏部侍郎按若訥與漣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漣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旦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旦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



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  
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  
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  
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  
把屠蘇不讓春儒更曠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  
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琪鸞兩  
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  
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  
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  
蘇其義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碁  
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  
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  
下何曾有山水人閒不解重驂驪每篇一存一  
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  
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  
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末西風吹淚古滕州乃用



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及因邊而誅之非殺而何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爲愚遂罷顏師古注云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爲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



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瞭如所謂六執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爲基本傳云釋之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爲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蒯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





能救但申理犯蹕盜塚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  
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家駟始得所千孫會宗  
書定國當憚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  
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  
哀矜者果何爲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  
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按金城至長安一  
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  
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纔七日唐開元十年八  
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  
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  
慰首尾纔三日置郵傳命旣如此其速而廷臣  
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  
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  
死國亡是時信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



未暴白陳餘易之高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弁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復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爲弁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弁兵少於彼又昔疲勞何足推乎竟出兵大戰兄弟咸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擊之宏停軍不前魏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駛其下有良將韋襲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爲不可親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殫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夾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爲戊巳之巳予昔與易僧竺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巳音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巳音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巳然後爲庚庚者革也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爲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第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弟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



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闕風李商隱詩云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  
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  
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  
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  
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已乃  
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  
具矣木將腐蠱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  
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  
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  
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  
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  
兄子則屈楚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  
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  
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  
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



於江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  
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  
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  
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  
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  
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  
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劍器行終篇  
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  
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是時妃嬪幾連  
爲菴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  
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鑑內人  
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  
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  
潺湲御氣雲樓敞舍風絲仗高仙人張內樂王  
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  
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



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鬪雞初賜錦舞馬更  
登林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圻宮  
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  
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  
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  
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  
達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  
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

戲樂上巳樂邪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  
春鶯囀寧哥來客兒鉢頭邪娘羯鼓耍娘歌  
棹翠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鶻湯馬嵬  
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  
元天寶閒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  
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闕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  
命尤當以恭順爲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



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屢旣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屢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屢使釋怨滉因使屢表薦延賞遂爲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屢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屢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



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碣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爲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子以毋貴毋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爲說廢長立少以妾爲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爲皇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





六年而卒姑以始倭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  
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勸幼懇  
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  
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  
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其  
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爲侍中爲莽  
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

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  
氏三世爲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  
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  
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爲晉而矯之子騫  
乃用佐命勲位極公輔晉郝愔忠於王室而子  
超黨於桓氏爲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  
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溫往反密計遂大怒曰  
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爲有大義之風  
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爲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



若干蕪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  
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童駮  
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踈  
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  
寡將遂羣羣然舉而信之乎蟲錯說景帝曰高  
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  
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梁能分其半此  
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  
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非計  
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  
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  
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第二

容齋續筆卷第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



容齋續筆卷第二

容齋續筆卷第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



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  
既濟書之無逸詩之商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爲允蹈矣管仲以其君  
霸商君基泰爲強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  
其爲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禱信勸漢祖任天  
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  
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  
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  
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  
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爲落落難合而事竟  
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荆州用武之  
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荆益外觀時變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



而身先死則天也虜喬杖策謁太宗爲記室即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爲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爲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虜擊翁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旣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旣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顛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爲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憐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



送蔣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  
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  
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  
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  
士礪礪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  
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秦曹吏郡與州有  
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  
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  
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往見之  
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  
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  
與一騎卒遇策便前聞正與策對得其兜蓋及  
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  
邪又稱其烈義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  
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  
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





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盪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謚周之政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謚之徒附會爲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烈正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謚十六字



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  
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  
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  
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  
丞相張敖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  
者反棄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  
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桀之罪又不乘時建  
明以負天子德意著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  
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較  
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  
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  
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  
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闈  
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王花却在  
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閹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  
奪真閹人太僕所爲不樂是不然閹人太僕蓋牧  
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  
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  
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  
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  
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湖之水蘋蘩藻藻行之菜  
疑非所有旣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  
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  
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栴也箋云  
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栴異亦非茂木  
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蘼薜  
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芋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  
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  
蓋起於楚辭蕙承蘭藉桂酒椒漿桂權蘭世斷  
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  
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  
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  
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  
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  
高地迴典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

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  
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  
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澤布護聲塞宇宙氣雄  
鉦鼓驅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貽藉取彼鯨鯢  
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闕雷馳自北  
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鏑鏑之辭是也  
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鳥飛鷺晚悠悠清江  
錦石傷心麗嫩桑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路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



有百家存大羊曾爛漫宮闈尚蕭條蛟龍引子  
過荷菱逐花低千丈况復塵隨眼蒼髮還應雪  
滿頭百萬傳深入家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  
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絕白馬金谷銅駝  
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按梅開頭門巷  
荆棘底君臣對虎邊養拙千戈全生虞鹿捨舟  
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賦翠木蒼藤古廟杉松  
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  
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庚信羅舍春來秋去  
楓林橘樹覆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  
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  
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  
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  
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  
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重  
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鬢柳眼對紫蝶黃蜂重  
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踈鐘對休燈滅燭江  
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



足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役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旣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臺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



乞立宗室爲繼嗣對畢詰中書略爲宰相韓公  
言其青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  
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  
曾同爲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  
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  
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  
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爲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  
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  
來蘇子瞻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  
況之等論奏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  
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爲  
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爲一府居同門出  
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  
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爲四入頭固有盡歷四  
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

謂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

王宣徽之



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  
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謂三司使開封府  
不爲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  
權侍郎方受告即爲參樞如施鉅鄧仲熊者蓋  
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  
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  
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  
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  
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  
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爲天  
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  
不啻草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  
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  
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  
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東  
乘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未派灞九縣大意指王  
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  
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  
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  
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  
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玉王大說國  
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  
故有此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  
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  
專爲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  
旣無一語何得爲直臣錢仲伸云朝有關政或  
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  
爲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  
出魏杜叟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爲明



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閣爲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御史遂  
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以  
旌直臣劉聰爲劉后起鴛儀殿陳元達諫聰怒  
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  
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

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跡切諫聰乃解引元達  
而謝之易園爲納賢園堂爲魏賢堂兩人之事  
甚相類雲之免於死由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  
易爲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聞聰之急恭且盛  
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  
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  
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  
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  
一開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



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濕煙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千治園於鄉里乾道已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千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



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竊弩換彈擊使遠去  
北齊書奚承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  
樹聞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  
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勸喚承  
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自樂天在江州答元郎  
中楊員外喜鳥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鳥來  
止故人錦帳郎聞鳥笑相視疑鳥報消息望我  
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  
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

之大觜鳥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鳥意潛通云  
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  
翁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  
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  
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鳥來集自言  
家轉華專聽鳥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鳥則然  
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  
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  
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千數之



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卷第三

容齋續筆卷第四 十七日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疆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  
年之冬詔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  
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  
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  
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特功假塞唐  
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敏其妻欲殺之文徽

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卷第三

容齋續筆卷第四 十七日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疆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  
年之冬詔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  
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  
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  
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特功假塞唐  
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敏其妻欲殺之文徽

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  
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  
南恐爲唐所種族遣使請金陵稟命然後出降  
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  
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  
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府庫儲積分  
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  
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  
無分毫結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爲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  
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  
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  
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  
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  
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  
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奇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  
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實儀乘



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未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太祖實錄實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富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鄒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鄒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





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  
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  
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  
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鄧權因鄧注得廣州節度  
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  
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  
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  
其名迹章章者並載千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  
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  
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  
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誅毅慨  
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  
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  
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  
督郵吳遵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



諸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  
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  
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  
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  
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  
欽撫篤曰遵伯王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  
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  
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  
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

斯其驗歟

###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  
儀漢官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  
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掾轂復華下民租碑前



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  
二日壬子太常臣耽承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  
耽愚頓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書承  
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泰雜陽官  
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  
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  
常耽承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  
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頓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

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雜陽宮元嘉三年三  
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  
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  
平行長史事太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  
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罪上司空府  
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  
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諫釋有之無極山祠事  
以下丑日奏雜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  
寅日奏雜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



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  
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  
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  
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  
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  
然究其所辭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  
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其元年然

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  
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  
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伴隋煬  
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  
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蓋凡  
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  
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  
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  
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



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  
首莊宗方廻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  
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  
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  
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  
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  
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舒侯燕鳳平昌宣王  
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  
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  
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  
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  
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  
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瀾澤甲寅登牛頭山甲  
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



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吾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  
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  
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聘諸城上齊遂取  
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  
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  
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  
可謂失計傳種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  
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  
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  
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  
自刎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  
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才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爲  
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  
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



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  
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欲忍恥事魯故  
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旣知不  
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  
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  
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  
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程璜云中  
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  
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  
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  
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旣亡  
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爲秦所取非趙  
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  
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



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  
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爲大縣顯王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  
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  
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既而  
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  
論擊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  
也史記褚先生於曰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筮  
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  
風今時相馬者聞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  
筮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  
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  
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





又卜以爲潰龜策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  
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  
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  
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  
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  
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  
死忌以五行爲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  
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  
三曆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  
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  
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  
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



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  
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墨者有白者何故  
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  
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  
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  
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上策通謂  
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  
其盲安在亦可謂惟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  
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  
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  
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  
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讐及爲叔  
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  
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  
康弼調護之勤許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  
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



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  
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  
位時有寒僞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  
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  
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然三  
子皆與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  
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  
常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  
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  
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  
而連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  
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  
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  
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  
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



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十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耽睡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爲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曰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寃如是今之論議者略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



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  
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爲師仲方天任  
爲大任方天若爲元若余聖求爲應求周綱字  
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  
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  
京當國過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  
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議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  
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旣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  
誚彼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  
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  
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  
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兗州墾爲府而三省兵  
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  
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  
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  
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



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容齋續筆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爲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爲萬世所廢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卽爲漢隋之後卽爲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輿之張耳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



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容齋續筆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爲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爲萬世所廢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卽爲漢隋之後卽爲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輿之張耳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



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  
爲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爲天下除殘去賊陸賈  
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玉衡尉曰秦以不  
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  
丞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爲喻曰爲宮室之麗使其  
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後世不  
得邪徑而託足爲葬廬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  
託葬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天  
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  
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  
殃戾萬民離叛社稷爲虛又曰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  
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  
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嬴錯曰秦發卒戍  
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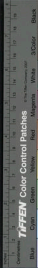
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煩憚刑罰暴酷規踈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弊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義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爲



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  
心逸兵禍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  
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  
絕伍被曰秦爲無道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五  
使徐福入海欲爲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  
越欲爲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爲亂者  
十室而八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  
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  
山下銅三泉多殺宮人生糶工匠計以萬數天  
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削仲尼之  
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  
網以爲漢毆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  
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  
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  
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



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謏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王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不憂時政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  
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已  
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  
殺之自是寒謬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  
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  
跨九垓以爲壘燹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  
號呼騰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  
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  
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  
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  
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  
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龍山上元閭  
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  
虛耗海內爲諫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  
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王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王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  
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  
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  
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  
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王川之貧至於鄰  
僧乞米隔墻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  
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中有  
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  
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畔花  
水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  
窻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  
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  
郡胥吏軍班按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



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賤之至夾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洋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彼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極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子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膺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爲此也今除授蕃官循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勳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勳文



安公在西垣爲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技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園薪芻之費其駁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駮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贖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旣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御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爲騎士無所



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索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菱蘋聊自晒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欲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桂時相

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  
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  
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  
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棹蓼一別水相望  
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  
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  
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  
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  
水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





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烏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又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其字獨字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額犯宮者屏屏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又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恥



也羅隱譏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苟卿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按其平生賢否也常袞爲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袞以爲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爲然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  
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  
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檜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  
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爲然詔以城歸吐蕃  
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  
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  
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  
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  
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醜諸縣令以  
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  
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  
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  
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爲亂陷數州凡得官  
吏必斷齋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竊亂  
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爲逆每獲一  
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爲吏倚勢虐民比



屋抱恨思一有所出又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爲  
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  
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  
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  
王師獻捷賀衆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  
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覓併鏡慶十字宴宜猷  
堂得逢格自赫易夕柳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  
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  
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鄧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冑而  
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父有  
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鄧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  
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爲  
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  
見及吕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



故得從子之代爲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飭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早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矣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室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遼絕政君遂爲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徵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公爲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



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者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也

###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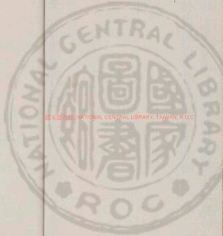


真齋續筆卷第五

六

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  
於他處指成都爲少城則非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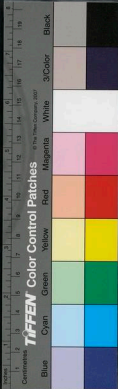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SIZE 2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025167 US



容齋續筆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



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  
子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  
之矣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  
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  
曰得歸茅屋趁成都直爲文籍再訓符此猶是  
武在時語至哭其歸觀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  
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  
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  
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  
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疑人面  
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  
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  
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  
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更問主名嘉曰賢故  
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  
以光爲丞相按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



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童賢協媚王莽爲漢蠹賊尚得爲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

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爲人以其爲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瑤麥省之不憚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爲道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不足道於全



忠則爲可貴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未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衡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于闐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駉驎織成扇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木

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曷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洵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



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賜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裝均之子持萬緡請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滅復與馬綫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贊予念平生分贊不當納往及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緡帛爲





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授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權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按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闕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



字故司天諳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按許叔重說文於速字上引虞書曰方速辱功又曰怨匹曰速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傷為速辱以耦為匹以仇為速其不同如此而僻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傷功自有二說曼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曼天藝字下引虞書雉藝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耨音音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實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天地壹壹繡有衣柳為需有衣絮書晉卦為晉巽為晉艮為艮所引書帝乃祖落為助乃祖竄三苗

為眾

集也音作

三苗勿以儉人為諱人

諡問也

在後之

侗為在夏后之謂尚不忘于凶德為上不基時

乃糗糧為餼糧教胄子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

奠求至於屬婦為婦婦婦音婦有疾弗豫為有

疾不愈我之弗辟為不辟辟音辟截論言為芟芟巧

言又園園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爪而不敢以擬

及以相陵憐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

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禱既禱新臺有泚為

有泚焉禱護草為安得靈神牆有茨為有蒼棘

人樂樂為鬱鬱江之永矣為兼矣得此感施為

醜麗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俟為佻佻俟俟

嘽嘽駱馬為疹疹赤舄几几為已已又為擊擊

音民之方殿屎為方唵唵混夷鬩矣為犬夷咽

矣陶復陶穴為陶窳地也室共會如林為其柁國

步斯頻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菑菑論語荷蕢為

荷吏襄襄為結衣又有跽予之足一句孟子源

源而來為諛諛音願也接浙為澆浙澆共兩切左

傳尤涼為拖涼芟夷為芟音夷圭竇為圭齋澤



之荏蒲為澤之目繁紫苑也乘甸兩牡為中佃一  
轅榆榘藉幹為楡部薦幹公羊闐然為覯然覯夫  
見切曾國語餽飯不及壺飧為侏儻不及一食  
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  
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  
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  
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竊嘗原其說亞  
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  
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閒  
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  
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  
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  
士不拜天子政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  
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  
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  
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



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閒矣

煬王煬帝

金首元顏亮阻於廣陵葛王褒已自立於是追廢爲王而謚曰煬邁本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謔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德壽宮奏其事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爲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旣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穎考叔以爲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爲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號



而取王子爲質以威王畀虢公政而取溫之麥  
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  
子之師射王中有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  
之祕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  
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  
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爲母子如初杜注云  
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  
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  
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

杜云鄭莊賢書取郕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  
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  
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爲一區無復有  
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  
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爲悖理唯公羊  
子於克段于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爲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  
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  
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  
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  
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  
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  
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  
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  
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  
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  
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  
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節遇  
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爲說然崔杼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殆若專爲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  
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



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  
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子謂  
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  
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  
欲爲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  
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  
王休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  
行之事耳至於爲嬴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  
一時探賸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  
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  
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爲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  
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爲太守郡掾  
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  
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按侍中守司隸  
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  
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





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既  
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爲臣  
不忠大爲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  
鴻臚削爵土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  
誅詔不許予親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  
將臣重行寬照闔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  
爲他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爲司隸職在刺舉  
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淡肌膚而淪骨髓不過  
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楚昭  
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  
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  
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  
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  
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爲  
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  
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



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  
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  
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  
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  
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  
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衆皆哭曰  
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  
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  
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  
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琳說王武俊託  
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  
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卽首唱從化及奉天  
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  
緩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  
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  
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  
動麾之使出訖爲藩臣黃巢僞赦至鳳翔節度  
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容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8 Color Black

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歎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卒倡諸鎮以復長安口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爲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爲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



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歎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卒倡諸鎮以復長安口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爲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爲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





風畫爾于茅宵爾索綯言畫日往取茅歸夜作  
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  
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  
乃云一尺縵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殊爲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  
耳厲王子安復爲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  
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  
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篇淮  
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  
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  
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敘以爲蘇飛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  
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  
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

薛國父長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按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為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為彙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鄆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壬午為



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  
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  
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  
不用以建爲月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  
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  
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  
語正義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  
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  
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爲破未之  
前聞也

俗語筭數

三三如九三四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  
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三六五八四十五  
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  
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筭數然淮南子中有之  
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  
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  
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





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  
四等語

佞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佞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敘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阜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譁呼又謀奪宦者兵旣以范希朝及其客韓奉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儁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据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



斥徒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任  
文之地而但務嗜引沾沾小人以爲鷹犬者殆  
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自樂天諷諫元和四年  
作其中竇炭翁一篇蓋爲宮市然則未嘗能絕  
也

###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謾者以爲錦瑟  
者令狶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  
十絃所起劉昭釋名塋篥云師延所作靡靡之  
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塋篥  
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  
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  
應節也後詭爲塋篥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  
孫卿爲武帝言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  
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  
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



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筮後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子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間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樂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



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  
見有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  
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可爲觀如織城  
神人宜可致天早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  
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  
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  
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  
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  
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  
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  
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  
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  
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



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燭乎晝月燭乎夜燈燭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子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子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



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  
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  
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  
對曰漢當亡秦大赦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  
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家故天災若  
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  
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  
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  
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  
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  
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  
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  
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  
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  
千石豪傑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  
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  
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



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致斃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

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請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櫓白金至五艦他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既至越起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明天子惠綏惻但之意或寶新固奄有



何爲已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  
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  
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  
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  
以爲前殿正室武帝爲寶太主置酒引內董偃  
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  
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  
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  
所創爲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  
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  
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  
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  
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  
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蘆蕪葉復





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  
賣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  
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鬼回  
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  
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  
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  
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  
帷卷閒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  
雙栖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蓬條三娘工  
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鶴鹽神崔鹽  
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  
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  
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  
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韋毅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  
宥子怨誤矣

將帥官單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第



子與尸正凶父竟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倚雜  
然臨之則凶矣與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旣敗遁  
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  
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  
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爲  
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  
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爲都統而身未嘗至旣  
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纔數月即成  
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爲  
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顏烏重胤皆當時名將  
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  
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  
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  
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  
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宰相一制指揮節度  
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驚材反  
虜然重威爲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  
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駝奔竄僅而獲



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著爲筮故曰假爾秦龜有常假爾秦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目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著爲筮故曰假爾秦龜有常假爾秦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目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世無傳焉公之探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  
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  
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  
六壬衍禽三命軌橋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  
人人自以爲君平家家自以爲季主每況愈下  
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  
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  
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頤帝  
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  
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  
王重易六爻爲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  
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  
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  
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  
輶火焚其旗寇張之弧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賦  
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  
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麻與盈同也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  
魚寃尾衝流而方羊喬焉闔門寒竇乃自後踰  
比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  
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  
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曰王相以成其占若  
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爲通論然亦  
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土  
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  
翊之櫟陽爲藥陽蓮勺爲葦酌太原之慮虎爲  
慮夷上黨之沾爲添河內之隆慮爲林廬蕩陰



爲湯陰潁川之不羹爲不郎南陽之鄆爲擲堵  
陽爲者陽鄆爲讚沛之鄆爲嶢鄆爲多清河之  
鄆爲輸汝南之平輿爲平預濟陰之宛句爲宛  
劬江夏之沙羨爲沙夷九江之蒙阜爲拓姑廬  
江之雲婁爲吁閭山陽之方輿爲房豫琅邪之  
不其爲不基東海之承爲證長沙之承陽爲烝  
陽臨淮之取慮爲秋廬會稽之諸暨爲諸旣太  
末爲閔末豫章之餘汗爲餘干廣漢之汁方爲  
十方蜀郡之徙爲斯益州之味爲味金城之允  
吾爲鉛牙允街爲鉛街武威之樸刺爲蒲環張  
掖之番禾爲盤和安定之烏氏爲烏支上郡之  
龜茲爲丘慈西河之鶻澤爲梧澤代郡之狝氏  
爲權精遼西之且慮爲起廬令支爲鈴柢遼東  
之番汗爲盤寒樂浪之黏蟬爲黏提南海之番  
禺爲潘隅蒼梧之荔浦爲肄浦交趾之羸樓爲  
蓮篋允眞之都隴爲都鞞日南之西捲爲西權  
淮陽之陽夏爲陽賈魯國之蕃爲皮皆不可求  
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敘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嬰爲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子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璣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







也信謀發兵襲吕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第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漢陽侯樂說史記作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行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寒涓上上計欲還行言從他道道通中牟侯單石車始高祖徵時有急益高祖馬故得侯即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爲臨江將已而爲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

王史記

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

之許以爲王也他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爲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爲申徒自申徒爲申都自申都爲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爲治粟都尉表以爲粟客師古曰與紀傳



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  
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爲粟客此外又有官  
名非史所載者如孔聚以執盾從周憲以長鉞  
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  
輜重也郾跽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  
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  
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爲將也許  
盜以駢隣譏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爲  
軍翼也譏讀曰稅隣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  
爲衛也許應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  
羽林之將也清侯以琴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  
以代大與大與主爵祿之官也史記作太尉斬  
疆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  
云

蕭何給韓信

蕭布爲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  
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  
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爲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



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被給信  
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爲大將軍實  
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  
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  
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  
中起已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  
尚在疑似之城也

彭越無罪

征陳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  
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荊西擊楚對高祖  
言欲爲帝其爲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  
詣邯鄲之故上旣赦以爲庶人而呂后令人告  
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事越獨爲寃且扈輒  
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  
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  
爲不知狀而赦得釋何也樂說告信賁赫告布  
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



亦知其故耶。樂布爲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  
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布謂越反形未  
見而帝以黃綳誅之上乃釋布拜爲都尉然則  
高祖於用刑爲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蠱  
惟蠱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  
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  
之結網蜂之累房魚之營巢蟻之築塚螟蛉之  
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  
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  
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疎密分寸未嘗不齊  
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  
唯聞屋墜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  
燕巢幕上季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  
食不繫近人大駭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  
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爲至尊方在漢建安爲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策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爲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爲張遼掩襲賀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權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樸殺軍之要最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爲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談者以爲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  
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  
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  
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  
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  
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  
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  
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宜  
歛也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  
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  
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  
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  
老之詩邪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  
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近古今獨姑  
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閭門葑門婁門齊門他



皆不悉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鄒最  
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闔門皇門鄒門墓門  
又有師之梁楛秩之門周曰圍門魯曰雩門雒  
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傳有爭  
門吏門宋曰彫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揭門桑  
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闕門蓋獲之門齊  
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胥門宋埜澤  
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  
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  
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爲顧榮贈婦詩云京  
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  
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盧高竊以盧叛齊開立嬰圍之  
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鄆弱致  
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于防臧紇得罪使來





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絕致防而奔齊按蒯純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爲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帶甲約降旣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仲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



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  
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  
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  
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  
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  
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  
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  
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  
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揀身是尊故不  
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  
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  
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  
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  
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  
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  
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



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閩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續筆卷第八

容齋續筆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鄒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邱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爲久長若撥之以理則威公秋兄魯國得罪於天顛使有後如此鄒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



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閭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續筆卷第八

容齋續筆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鄒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邱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爲久長若撥之以理則威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鄒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



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爲卿如故此人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姪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爲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穀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



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見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



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願假奇  
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  
不得圖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  
餘不聽一戰成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徃擊會  
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  
饗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  
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  
關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  
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  
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  
也壘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  
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爲城陽中尉鄧公  
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爲此策乃自請而  
後行顏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  
已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  
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  
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  
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  
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  
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  
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  
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  
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爲不智蔡者國君之中龜  
出蔡地因以爲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  
也至其孫武仲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  
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  
蔡納請其可蓋請爲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  
使弟爲爲已請遂自爲也乃立臧爲爲之子曰  
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以





上爲信與僭僭吉僭不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  
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  
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及昭伯  
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爲滅氏後會曰僕  
句不余欺也滅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  
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曰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爲辭孔安國傳云有  
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  
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  
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  
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  
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爲據矣莊  
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  
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



昨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  
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  
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  
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  
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  
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  
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  
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  
於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  
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及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皇  
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咥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  
前處爾後虛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



曰母曰胡歿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  
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  
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  
滅脩容謹戒必共其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  
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慚慚則  
適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  
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  
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備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

先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  
興倍德則崩予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  
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  
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  
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傳  
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爲漢儒所作可  
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  
禮天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



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冊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爲人甚有可議竊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臨

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爲王坐侵太宗廟墀地爲官詰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爲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殺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



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  
先見何爲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  
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  
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爲一體周勃  
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  
攻曲遇最破滅荼所將卒當馳道爲多擊胡騎  
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夏侯嬰傳破李由  
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  
疾擊秦軍雜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  
秦軍於杠里疾圍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  
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  
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  
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  
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  
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  
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  
孽胡騎首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  
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小將十人傅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  
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豨鄒商傳與鍾  
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  
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爲複重然讀之  
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  
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  
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  
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  
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爲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  
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  
及繫急昭爲言太后后以語文帝適得釋王恢  
坐爲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  
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富非一事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爲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  
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  
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矐  
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  
妻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  
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  
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  
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發根樂大公孫  
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  
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  
泉宮臺室栢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闔基小方泰  
帝神鼎雲陽美光織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  
老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  
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  
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興爲  
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  
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子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子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子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子而子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槌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敘云子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子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



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  
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  
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  
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  
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  
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  
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  
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  
序韓文云子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  
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  
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  
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  
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  
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  
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  
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  
一變而古其論最爲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九

容齋續筆卷第十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弭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容齋續筆卷第九

容齋續筆卷第十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弭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  
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頌簡  
爲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  
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秦秦之後高  
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  
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  
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  
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然人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爲助也齊  
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爲參客  
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  
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  
以告參參皆以爲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  
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  
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



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爲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爲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爲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鄒商爲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爲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天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



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節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常擊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敖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爲亞相尤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謩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垍李絳李



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爲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其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爲郡吏聞者闕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筆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爲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爲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爲可恨耳

苦賈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  
者家有賣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  
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賣菜作平慮草以  
者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  
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  
賣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爲草  
妖子按賣菜即苦賣今俗呼爲苦蕒者是也天  
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

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  
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  
時改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  
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  
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  
耳端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  
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  
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  
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灰而小



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  
蠹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  
案爲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  
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  
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三日則試其所習業  
乃知唐世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  
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  
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道美者也束脩之  
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篋  
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  
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  
於先生敢請見執篋者以篋授皇子皇子跪奠  
篋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篋博  
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  
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官固多尤其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木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權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爲長吏雖居藁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爲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微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



畏死則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  
多以爲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古意蓋  
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爲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  
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爲敵國慄  
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  
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貧至  
骨瀕於餓隸其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  
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倏變至於空天下而爲盜  
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  
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  
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  
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  
馮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  
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  
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  
旆之聚穀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  
傳所書尚可考也鄒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  
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撫其小  
小者駭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綦公順攻  
郡城爲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爲謀主才用  
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  
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  
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

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  
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  
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  
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睦勸甫引兵取越憑  
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聞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  
宜欽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  
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  
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



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爲  
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爲一方去害宜復奉  
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爲  
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切恐功名成  
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  
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  
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爲然明日以  
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  
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

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  
且出洶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  
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  
內望洶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  
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  
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屢然先成爲條列七  
事爲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  
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



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爲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姤循可強爲之辭他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先至爲卓所憚獨爲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爲荊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



頗輕之及敝舉兵欲討卓堅乃承案行使者詐  
檄殺之以憤彙然南陽太守張咨鄰郡二千石  
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  
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郡守豈得爲勤王乎  
劉表在荊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  
其命而攻之自遠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爲長沙王封其子爲吳  
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  
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  
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  
於末兆可謂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說迂  
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  
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  
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乘魏政以次子  
攸爲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  
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瑒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威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



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官廡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雜大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驛徙士民毀官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



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  
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爲六百四  
十里也鏡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  
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  
爲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  
都至外國尤爲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  
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  
四十里又五十里則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  
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卷終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鐃干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  
金者鐃鐃鏡鐸也以金鐃和鼓鄭氏注云鐃鐃  
干也圖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賈公彥疏云鐃干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南  
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  
鐃干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  
四寸圓如筥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  
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爲六百四  
十里也鏡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  
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  
爲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  
都至外國尤爲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  
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  
四十里又五十里則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  
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卷終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鐃干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  
金者鐃鐃鏡鐸也以金鐃和鼓鄭氏注云鐃鐃  
干也圖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賈公彥疏云鐃干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南  
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  
鐃干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  
四寸圓如筓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鐸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乂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微精三禮爲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鐸于也衆弗之信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柝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爲證云今樂府金鐸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鐸一山紋鐸一園花鐸一繫馬鐸一龜魚鐸一魚鐸二鳳鐸一虎鐸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鐸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楊縣又得其一甚大高



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  
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闊  
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鐔也  
予家蓄古葬器百種此遂爲之冠小鐔無損缺  
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  
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  
異自峽來真諸籍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  
藥鐔而柵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大樂  
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與王鑑一節  
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柵於遺詞使  
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髮髯甚可恨也正爲此  
云

孫玉汝

韓莊敘公纘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纘密  
以栗及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爲古雅  
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  
景讓爲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  
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



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  
王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  
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  
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  
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  
絀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  
十九第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臯高

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臯  
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因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  
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  
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  
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  
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  
尤爲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  
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第仁澤  
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請託之至於三四



殷夢敏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長太過一夕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 高錯取士

高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闔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爲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摭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錯庭誶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





春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  
思謙自携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  
堦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  
中與求執義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  
意旨思謙曰平史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  
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  
士思謙曰平史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  
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解明璫小  
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  
枝香然則思謙亦踈俊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瑞  
之意以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  
大和三年錯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  
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鍊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  
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  
上制授六品以下勅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



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  
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爲前行故兵  
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唐宗初政以宋璟爲吏  
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  
書陸象先盧懷謹爲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  
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爲甚其變而  
爲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  
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嘗  
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  
不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開創具宜武  
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  
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  
籍及每大禮則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  
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  
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徃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  
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



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爲大夫者十一爲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爲將軍者十二爲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者部寺監名稱爲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爲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爲郎大夫於是士卒伍廝圉玷汙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爲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爲方伯刺史在漢爲監司在唐爲郡守豈介冑恩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許竟墮



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饑凍而退及思政徙荊州舉韋孝寬代已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俱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爲患宇文泰今依猷策思政因請且約賊水攻明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爲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嘗陳國衰削之餘北伐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爲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爲王軌所困欲過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爲周人所執將



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幸蜀爲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爲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高宗皇帝至尊壽皇聖帝爲然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虐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俾鎮遠近爲梗思得  
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  
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  
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  
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  
魏證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  
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  
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真相則商  
道中興獵涓瀆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  
多難渴蚡英賢暗禱鬼神明日月果得哲輔  
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  
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  
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  
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  
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  
如此儀者儻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  
語必當時所授吉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



貶柳州司戶叅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  
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  
能活國冒半歲客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功唯  
辱中台頗典琴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  
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襄以今觀  
之適足詒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押豚牖而拒龜  
牙趨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爲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  
十餘使第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爲姦欺  
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銜云  
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  
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  
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  
木炭官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  
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  
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  
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祭可見矣官市之



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宦者爲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爲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爲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

衛大將軍遂爲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鎰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徒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爲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旣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爲樞密都承旨道過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斂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爲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爲不然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按天聖編勅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答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於中書門外



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  
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東武西並北上臺  
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答拜訖退  
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  
行拜不答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宜徽使客  
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  
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答拜見參政  
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祇候見參樞  
亦不答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  
文潯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  
迎於門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  
禹玉蔡持正為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  
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密吏寅緣得副承旨每  
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為相獨  
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索馬及王  
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為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  
禮遂均從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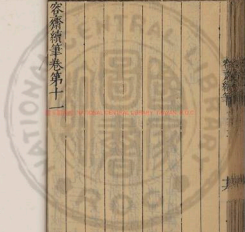
東坡自引所為文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感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爲法也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CC-0. In Public Domain. Digitized by eGangot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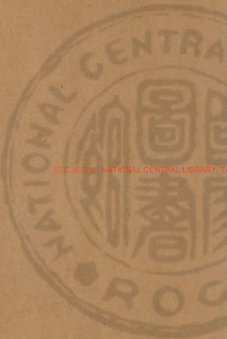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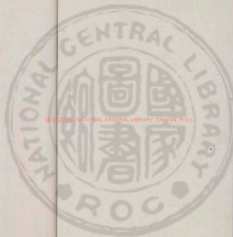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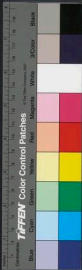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3425.162. v6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十一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變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幹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



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敘於歷城與議討賊敘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敘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超冀歷城得敘母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宥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壹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相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



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  
姊也登樓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  
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善因爲言舉事必有  
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殺王世充唐拒之於虎  
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  
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  
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  
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  
軍以還克用歸欲勸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誅之  
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  
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  
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社今陛下以不  
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  
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欲泣泣  
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  
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  
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



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  
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  
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  
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  
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  
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  
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  
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  
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借柰何主曰公往  
矣我自爲計即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論降  
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  
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  
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  
所謂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



三十幅其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說  
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  
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繁  
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  
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  
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  
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  
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草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  
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  
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槌裂  
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優但知  
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  
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  
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  
猶慰毋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



有怨揭陟肥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誓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旣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白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緼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肯



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翥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審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第名在二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很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伴，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宜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伴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遺慮牧守之明不能必  
鑿次及越騎伏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夏服  
遵丘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  
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  
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  
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成事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  
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  
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  
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洗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  
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按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澼泉也沃泉下出洗泉  
尤出澼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  
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  
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  
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





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辯其不詆訾孔子嘗疑盜跖漁父則莫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及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歆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



載樂寇鯁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  
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  
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  
曲之才妄竄奇說若淵奔意脩之首危言游鳥  
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  
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  
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衆家並同子玄以此詭坡公所謂昧者其  
然乎闕奔游鳥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  
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  
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  
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



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畧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鬻鬻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獸形背有隱起六隸字其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佃處予爲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嗜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萍爾筆鋒肆其涉葩備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鳳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棲睫頓州零都縣



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爲池耕人  
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窺爲硯子向來守郡  
日所得者剝缺兩角猶重十斤潘墨如發硯其  
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  
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於火而  
卒以圍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屢祀歌而  
此獨也存縣韻之零曰若灌池研爲我得而銘  
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任他亦無傳而韓  
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璧記云種學績文  
以蓄其有泓涵演逸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  
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輪不盡頃從關  
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  
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  
雜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承心跡  
兩嶠奇徃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  
深羞見孤雁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



低面不敢揆眼瘦佳句喧喉口考官敢瑕疵連  
年收科第若摘領底疑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  
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子按梳本韓  
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  
蓋他本誤以千字爲千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  
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  
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  
豈非蠹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元

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  
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  
從而釋之旣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  
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  
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詭讀曰悅繇讀曰  
徭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  
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  
又竟讀曰境飭與勅同絲與由同馭與驅同馳



與暗同婁古屢字墜古地字鑿古鉤字絳古赤  
字之類各以百穀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  
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  
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  
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  
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寔曰漸也則曰法  
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  
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秘既爲之辭而  
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

勝載其謬仇恢坐和陝治脫攘蕤垣縮顛擅耐  
倅重禹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爲可省志中所  
注尤爲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  
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  
相吉亦注爲蕭何曹參威文頗閔必注爲齊威  
晉文頗淵閔子騫之類譜是書者要非童蒙小  
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顏自著敘例云至  
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爲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跡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按張芸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卽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爲延幽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冷一洲島名曰中渾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爲以鐵爲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渾自此遂廢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歎





世之後欲求其髮髯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  
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  
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  
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  
以爲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  
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  
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  
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  
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  
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爲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  
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

世之後欲求其髮髯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  
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  
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  
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  
以爲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  
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  
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  
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  
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  
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爲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  
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

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顛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國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道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



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禹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激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貴羹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旤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颺颺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蟠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鶴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王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



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  
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選擇多士懸法象  
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  
古遺味五色上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  
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又  
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侏之不差金柅以  
直而能一斯可制勅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  
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誥之官爲韻是也有六  
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  
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  
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  
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  
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消  
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  
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  
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不依次者至今  
循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均爲  
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鏞繼  
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復不  
侔度羣同爲元和宰相而鏞以聚斂賄賂亦居  
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兩  
人竟爲鏞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  
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然充位則  
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並難以處也  
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寧

間康公荆公爲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  
三人之語頭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  
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  
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  
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  
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  
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第



忌用鬻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  
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注如有即言  
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雙先輩各一  
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  
上側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  
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闈牒便稱  
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  
文諱不復譚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其林園  
一章謂茄爲酪酥亦甚新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  
見子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錄猶  
用唐制以素綾爲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  
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  
右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  
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  
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  
同別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



花書于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焯爲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於方外人寄名託籍以爲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頰朱台符皆只爲同知舉

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勃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山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載而六鼈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鯨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





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著鯢鵬事云北  
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  
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  
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  
日而後及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  
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祝塊然  
見之者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電霆  
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  
室正容九百萬菩薩并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  
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  
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爲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  
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  
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  
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爲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爲未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絕世棄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祗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爲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開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亘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



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歸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蕭蕞爾一邦故非穢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爲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孔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旣已布告天下予時守頴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十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葬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備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燼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朽肉者同言之朽音窠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爲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爲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曆卜祝筆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錡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旣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



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羗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熊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麇十有六麇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斃國九十有九國敵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斃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祈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而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竟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崛以肅真爲櫻真獫人爲穢入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姊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所敘穢人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緜弊身人首腊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禹禺魚人鹿青



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  
兩角東越海金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  
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駝大駝犬者  
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  
庭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旱雞康民  
以釋政其實如李食之宜于北狄州靡費費其  
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  
亦此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此善步頭  
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曠羊曠羊者  
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叩叩距虛犬戎文  
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  
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爲車終行不敗篇  
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  
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鯛醬蛟鼈利劍  
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  
江歷緜龍角正北以橐駝駒駘駘良弓爲獻  
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  
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  
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好爲權首將受其咎  
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  
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  
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  
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  
以爲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爲王儉主簿儉  
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  
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  
或爲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佛然者  
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  
之寃但稱其爲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  
怒至詰責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  
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  
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





之無識者乃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  
小子輩哉王荆公爲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  
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  
士以爲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  
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  
屬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  
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爲通判何足以  
爲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  
中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  
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  
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  
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  
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  
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  
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  
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  
鉅彭蒙田騫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爲上  
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  
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  
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  
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





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  
而自治又曰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  
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  
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  
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  
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  
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辦欲  
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  
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尸詭絕衆之  
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  
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正治之  
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敘  
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歸於物不苟  
於人不恃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  
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  
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



有宋鉅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  
九篇其言論庸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納人所  
作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  
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  
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  
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  
蠟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

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  
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  
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  
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  
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  
上上跪奉請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  
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  
履位未久厲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  
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



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爲相

唐貞正親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脩其方木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矜王鉷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司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異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鏐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爲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瓌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諱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



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尊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臻悉以所作隸字換鄧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爲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樓往而不反爲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



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開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其略云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必不誤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秦太子太師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爲正文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爲可證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曰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友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過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非也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爲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子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



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  
之閒一職失利不幸墮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  
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爲墟誰之  
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  
迎孔子之孫鮒爲博士至尊爲大師所與謀議  
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  
高帝爲之置守冢於碣血食二百年乃絕于雲  
指以爲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  
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甸韓厥

晉厲公旣殺卻氏三卿羣臣疑懼爰書荀偃執  
公召士甸甸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  
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甸厥爲罪  
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  
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  
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



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  
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  
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  
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  
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  
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參佐  
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

禽獸然一時之論迫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  
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  
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  
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譏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  
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  
爲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  
最爲發明孟子之學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正以



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此  
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至川月蝕詩

盧全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  
公效全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  
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全云歲星上福  
德官爵奉董秦讒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爲將  
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全鄙之東坡以爲當  
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  
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  
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  
翼者著藝苑雜錄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  
受泚僞官爲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  
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  
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非爲謬哉予按是時



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全欲譏  
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  
突承璀用事全以爲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官  
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  
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  
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潏潏後又云伏臘涕  
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無益不共持又云笑  
勸逆幸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卮飲訝卷波  
遲歸鞍酩酊馳酡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  
充夜酌嫌醒自啜醑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  
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  
坡垂似伏釐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九經

唐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  
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  
寫了家有傳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



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峻書  
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  
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  
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  
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  
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  
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木  
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  
書周禮者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  
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  
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  
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  
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  
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  
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校其兩漢書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  
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爲可笑也蜀



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  
况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  
點刑獄也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  
低於况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官正實掌王宮之戒令  
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官以陰禮教九嬪蓋官  
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  
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官掖之事非上宰可  
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  
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爲輕重然亦嘗以代理  
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爲太子太師經太宗登  
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爲太子  
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  
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



太傅處之真宗令更與些恩數惟演但乞封國  
公王冀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爲司農卿  
於銜內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  
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錫爵趙衛公坐舉  
官犯賊見爲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  
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發相元封冀  
嫌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賞子爲擬  
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方莫如韓樂既播告矣  
而刪定官馮震武以爲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  
麻爲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  
之矣是時娶相以食邑過二萬戶爲辭壽皇遣  
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  
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奏遂以邑戶無止法復  
命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  
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  
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應禽子出  
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  
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  
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  
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  
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翦湘中一尺天吳  
娥莫道吳刀濫正用杜老題王宰書山水圖歌  
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  
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爲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  
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  
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



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  
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  
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  
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賈受之於子夏後梁赤  
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  
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  
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  
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  
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  
闓董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  
說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卽取  
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災  
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劄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



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  
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  
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  
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賈受之於子夏後梁赤  
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  
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  
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  
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  
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  
闓董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  
說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卽取  
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災  
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劄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



士渙王詩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  
類勳而又有甚焉者徵宗惠其擾屢禁止之然  
費出爲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  
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  
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罈舉盃未  
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  
我席上酒挈我爐中發主人退後立斂手及如  
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  
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  
中尉正承恩蓋正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爲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  
已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讒計去之若其所引用  
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  
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諂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  
伎心賊害亦不朝慍慕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  
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  
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



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  
正言同除樞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即參知  
政事鄭爲簽樞宋樸爲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  
今臺中申稱本臺缺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  
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日除  
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恩  
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  
笑恩於舍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  
秦察其奉已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  
而預告之恩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  
耳何至是恩對曰恩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  
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  
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  
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  
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  
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  
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  
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



見上曰余竟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  
聞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  
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  
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責耳余離席辯  
析不復應明日臺評文章段拂爲人憤憤一日  
秦在前開陳頗又遂俯首瞋睡秦退始覺殊窘  
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  
秦閉目誦佛典客贊拊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  
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青居湯思退在樞  
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  
陛下不以臣言爲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  
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  
謀去之會其病迫於亡遂免考其所爲蓋出假  
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  
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  
失王荆公詩新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



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絃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搗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絃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蘄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爲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逐麗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耳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



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  
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  
用先生何爲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  
語顧其子焚紙炬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  
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  
仲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奴乃楊貴妃自  
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剝棗之說得於吳說傅朋  
齋鐘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  
波詞錢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闈今夕是何  
年不能引其道入開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之句笑怕蕩薇畷學畫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部  
煙花錄如此甚多

書易脫誤

經典遭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  
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  
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  
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勝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





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三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  
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  
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  
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  
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  
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夬改云頤養正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  
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  
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  
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  
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  
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鬼至乃洪  
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  
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  
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  
則首尾亦粲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  
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  
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奏南陔白華華  
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  
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  
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



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剛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鄒說耳且古詩經剛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晉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絲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爲也乃若六經載



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爲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請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晁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武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宓以爲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雕撈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喃廝囉之屬羌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爲何也

###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



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泝河盡覆于砥柱正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渺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泯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令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開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俱牢籠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令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爲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讐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讎唯劉莊與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爲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



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爲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

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萃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穉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按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文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食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繁徒行負賃出



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露  
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女之爲舍  
女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  
山巖穴隱蔽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  
彼栢舟爾復我隨截沉截浮我行爾動我靜爾  
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  
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嗔心有所懷願得盡  
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  
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蕪蕪之

孽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草  
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塼是用鵠逝不踐其  
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  
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  
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整色厲目  
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  
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  
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



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  
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  
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冲詠史詩曰鬱鬱  
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甞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  
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滋草  
山苗高人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權爲喬風摧此  
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  
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連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  
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汜論訓篇云禮  
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  
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  
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  
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





子自巳豎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  
男子豎從寅起女自巳豎右行得申亦十月而  
生於申故女子豎從申起此說正爲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  
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  
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  
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子此論既  
出聖門高第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  
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  
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  
也死矣又曰天祝子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  
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  
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  
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  
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  
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  
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



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鳴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具不分賢逆如此

###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

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簡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簡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宜王考牧牧人有熊羆



虺蛇之多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  
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  
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  
在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十六頁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  
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  
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典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爲史氏  
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爲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  
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  
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



虺蛇之多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  
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  
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  
在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十六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  
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  
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典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爲史氏  
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爲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  
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  
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



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筆見嘉祥擢拜  
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  
距此時纔二年餘蓋唐温大雅所著創業起居  
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  
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爲簡略賴  
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  
券添給之類者白樂天爲授書郎作詩曰幸逢

大平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典按在秘書  
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  
晏如及爲翰林學士當遷官授姜公輔故事但  
乞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旣除此職喜而言志至  
云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  
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來  
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罇而其所  
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廩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  
簿尉占優餼處固有倍徙於此者矣亦未嘗以



爲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槩論也楊文公在真宗朝爲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蓋是時尚爲鮮薄非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遁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

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宿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正元中馬摠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



計然者葵丘濮土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  
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  
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  
知故稱曰計然時處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  
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  
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  
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圖云留侯追蹤於松  
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  
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  
十二卷李邕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  
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宜  
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  
亦十二卷馬摠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  
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邕之  
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  
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  
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  
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



他所引昔如胡非子隨巢子繆子王孫子公孫  
尼子阮子正郭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  
烈子秦善子梅子任齊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  
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言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  
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令皆不傳  
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穎詩

士大夫發跡隴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  
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  
難得自村疇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  
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  
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爲不宜輕若夫以爲得  
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  
慮誠爲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  
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瀟岡公  
自爲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  
穎詩序云子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





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槩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子奉奉於穎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爲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於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纒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特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遙於穎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爲穎人灌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爲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爲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賁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



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邵等二  
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  
常少卿賈鍊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  
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置然稱屈諫官御史  
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  
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  
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措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  
良道窮網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  
所授以旌蕡直不報子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  
處厚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  
至於抑言者使勿論秦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  
由此不得任於朝而李邵亦不顯蓋無敢用之  
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  
竟爲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  
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  
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  
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曰已爲秦  
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酒問乾坤其



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貴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布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徽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錡紙標紙秤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榘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爲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爲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旣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鎛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旣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

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為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為秦會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者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與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筭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甯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敗以求之是為教



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緇六  
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撥為一貫  
七百緇為二貫四百緇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  
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  
數不少齊丘致書丁徐知誥曰明公摠自官理  
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尊救  
火挽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  
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閒野無閒  
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  
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摩聽而行之可謂  
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  
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  
不有視於偏閭之臣乎齊丘平生在不不論也

鹹杭子

玉篇唐韻釋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  
芻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  
杭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  
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鬪者取其葉按



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評賴其敵至誠鴨  
勿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是神異數事其命名之  
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天咫安知民則之說  
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  
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  
空處水影也子記東坡公鑿空閣詩云明月本  
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  
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  
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篡俗說  
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  
項子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  
寺有閣枕江流標曰鑿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  
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正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  
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



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鵠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子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鵠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

以爲法其後楊貴妃有籠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畧使張九臯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臯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



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衆往師之此書運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誦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諸所興爲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既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權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





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嘗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爲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爲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宿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



兩字爲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商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黃鍾爲天統子爲天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歛人汪煥爲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髮



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死  
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  
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  
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  
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  
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  
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露髮  
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  
國史爲一書他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  
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  
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  
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  
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  
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  
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爲可惜也如靖康之難  
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子得朱弁所作  
忠義錄於其子林乃爲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  
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啣遺輪長驅波卷  
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  
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  
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  
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  
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  
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  
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  
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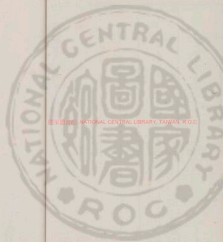


存齋續筆卷第十六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第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inches  
centimeter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YAMHAI,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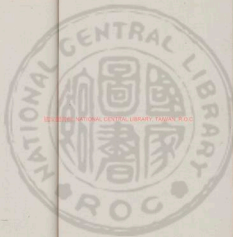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3425149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  
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  
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  
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  
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願養閒暇之餘  
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安陸  
賈琬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其高乃屑  
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蹙矣子亦從會稽  
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驚蹙之視天  
驥木非偷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  
虎之衣冠無暇於晉墓也幸方寸未染昏於寬  
閒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掘几隨  
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  
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  
引因據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

以詔兒姪爲四筆他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  
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邵彤鄉商

武成之書

象載瑜

管晏之言

共工氏

漢志之誤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上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宰相叅政員殿

朱崖遷客

張士貴宋璟

韓歐文語



卷第二 十六册

漢宣帝不用儒

國家府庫

劉項成敗

占術致禍

絳侯萊公

無名殺臣下

平天冠

介推寒食

進士訴黜落

後漢書載班固文

趙充國馬援

漢人希姓

絳灌

題詠絕唱

秀才之名

魏牧作史

卷第三 十九册

兪蔡燕麥

北狄俘虜之苦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啓

元魏改功臣姓氏

東坡和陶詩

孔戣鄭穆

陳季常

文用謚字

高唐神女賦

其言明且清

侍從轉官

曹子建七啓

姦鬼爲人禍

監司待巡檢



十二分野

公孫五樓

薦士稱字著年

兄弟邪正

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樞密稱呼

從官事體

九朝國史

銀牌使者

省錢百陌

舊官銜冗贅

吏胥侮洗文書

宣告錯誤

軍中抵名爲官

禍福有命

真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外制之難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 十七則

奔事警叟

孔子正名

潛火字誤

永興天書

王裒嵇紹

張詠傳

緋紫假服

樞密名稱更易

過稱官品

仁宗立嗣

郎官員數

東坡慕樂天



縛雞行

北虜誅宗王

油汚衣詩  
州郡書院

何韓同姓

卷第六 十五則

蕨其養人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已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詩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桐川圖跋

白公夜聞歌者

謝朓志節

琵琶亭詩

減損入官人

韓蘇文章譬喻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 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赦恩爲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冗濫除官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刑

太一推算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恤錄儒士

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吾家四六

唐賢啓狀

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王溥

周玄豹相

結罽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跡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周世宗好殺

孟字義訓

向巨原詩

葉晦叔詩

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納紬絹尺度

朱梁輕賦





坎離陰陽

前執政爲尚書

河伯娶婦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鍾

稱衡輕曹操

禁中文書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桃源行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政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友

鎮星爲福

東坡引用史傳

兩莫愁

何公橋詩

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春秋娘三女

顏魯公祠堂詩



閔子不名

曾督待子不慈

具圓復詩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鐘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卷第十三 十三則

鍾鳴銘識

儀尊象尊

再書博古圖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室

僧官試鄉

大觀筭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參選

元豐庫

五俗字

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夫兄爲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卷之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親除諫官

綠竹王芻

檀弓注文

檢放災傷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判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閱

飛鄰望鄰

衙參之禮

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蔡京除史

題宣聖廟詩

季文子魏獻子

尊崇聖字

滕字訓

周禮奇字

大禹之言

隨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

縱史

摠持寺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工

杯水救車薪

詘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卷第十六 二十則

塞氏父子

神臂弓

勅令格式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中舍

多故長惡

奏讞疑獄

醫職濫冗

切脚語

唐世辟寮佐有詞

高子允謁刺

蔡君謨書碑

揚涉父子

佛胷卍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門焉闔焉

郡縣主簿官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

容齋三筆卷第一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爲失位失位者凶



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  
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  
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  
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  
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  
五爲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  
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五亦  
非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  
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  
經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  
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  
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  
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  
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纔有流言而誅啓行  
桀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劓殄之刑而遷  
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  
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  
凶德不足忘之類惟此經遭秦火燬燼之後孔



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說所辯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觀序邪謂晉武公



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  
美文王有聲爲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爲志武王  
以伐紂爲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  
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蒸民之作妄也未有小  
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  
人采芣之序騶虞無益樛木日月之序爲自戾  
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爲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  
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  
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亦  
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襲穆公之案日  
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  
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  
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貴佗無良師傳  
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  
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喪服用兵蓋晉  
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絰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  
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  
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





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詵厲  
以申佗亦爲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  
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失之舛雜而何休  
者又特負於公羊惟殺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  
而正之然武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  
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  
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  
傳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  
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鄒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  
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  
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  
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  
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  
在雲臺諸將中不爲人之所標異至此論出識  
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



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鄆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間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亡可踰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鄆商笑談間廓廓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詒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鄆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摛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揚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爲王是說之非自唐梁肅至于歐



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爲狄所迫遂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轅卽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爲兩說接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爲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爲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



下篇贊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謔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實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子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器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虛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然左傳鄒子所敘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爲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爲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爲誕割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其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爲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



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爲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毅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旣衰高宗乘敵而起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毅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毅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按藝文志自云桑毅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聞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爲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官出劉向以爲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旣書之又誤以爲僖類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

焉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  
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爲成  
公時其他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顏雖  
隨事敷衍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疵也  
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  
繡所封顏引左傳卻雍曹滕文之昭也爲證亦  
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壘淄川之劇泰山之肥  
城皆以爲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  
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  
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  
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  
志五引潞池河皆注云虛音呼池音徒河反又  
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  
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  
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成  
疆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豕韋齊威晉文也  
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  
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  
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敞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  
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  
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後左  
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

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  
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  
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  
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  
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七十二  
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  
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  
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  
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





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  
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  
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  
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  
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  
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劍參知政事之  
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爲  
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爲相盧  
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  
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爲率至和二年  
文彥博爲昭文相劉沆爲史館相富弼爲集賢  
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  
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  
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



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  
衡推牒詞云前件官又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  
佐理勿憚庶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  
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  
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  
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  
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  
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  
十韻詩爲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  
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  
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柳緝西廡下酋指而語  
曰此人貪虛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  
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  
旣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  
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  
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適合以告海南



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畧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首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那衡歸張詰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上客那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白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諶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醲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發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發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爲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爲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  
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  
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  
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發野蕨雜然而前陳  
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  
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發前陳之  
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  
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爲  
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  
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  
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爲治獨不可  
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



斯所禁也何爲而効之邪旣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爲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眞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緡紬一百九十萬匹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旣殺子嬰屠咸陽使



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  
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王所立耳非有功伐  
何以得顛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  
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  
爲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旣成功猶敬  
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  
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  
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  
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  
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  
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  
立睦孟上書言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勸帝索  
賢人而禮位孟坐祿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  
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爲漢歷中衰當更受  
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



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識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友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





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違禁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澶淵之策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盡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



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  
張湯爲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爲本末  
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將湯奏當異九卿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  
之法曹操始用崔瑗後爲人所譖罰爲徒隸使  
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瑗雖見刑而對賓客  
此須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瑗死隋煬帝殺高穎  
之後議新令久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  
穎不死今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  
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  
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  
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冤哉此三  
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  
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爲別俗呼爲平天冠蓋指  
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糊淳澤



村民謀逆事密其故乃嘗入戲場觀優歸塗見  
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  
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  
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  
爲杖之足矣按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  
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友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  
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  
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縣上者西河介休縣  
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  
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  
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  
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  
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  
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  
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  
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鄠中託云并州俗冬至後



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土黨西河屬門皆涇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按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書孔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宜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進士訴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湯世賢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賢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賢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華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學壘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爲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咎繇傳譏伊呂周召管晏此爲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揚雄頌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



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  
說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少息故范曄著  
論以爲二漢御戎之方爲失其本先零侵境趙  
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過馬文淵徙之三輔會  
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援徙當煎於  
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  
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  
其語唯段紀明與張英爭討東羌秦疏正謂趙  
馬之失至今爲梗充國文淵爲漢名臣段貶之  
如此故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  
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複姓如公上不害  
合傳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陽城延  
息夫躬游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閔梁丘賀五  
鹿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申章昌告星賜關門  
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隆紅陽長



仲烏氏羸周陽由勝屠公母鹽氏歐侯氏士孫  
喜索盧恢屠門少仄田儀工師喜駁馬少伯公  
乘欽鮭陽鴻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豐友  
通期公緒恭公族進階木丘岑叔先雄單姓如  
繒賀蟲達靈常責赫其石旒卿秘彭祖華朱穆  
樂冷豐冥都滂中翁劇徹直不疑閔孺使樂成  
恬育制氏猗頓義縱雋不疑疏廣云敞枚乘終  
軍鹵公孺食子公豸臂佃宗衡胡乘宏簡卿快  
飲所忠假倉睦孟無定憚塗憚射姓后倉姓偉如  
氏苴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穉發萬章圃  
氏佗羽繡君賓漕中叔栩丹帛敞遲昭平汝臣  
駒幾稱忠達普臺崇沐茂匡氏勞丙抗徐闕宜  
沮儁早整編訢亶誦尋穆夜龍弓林行巡殺諷  
角闕芳丹堅鐔錫光徭偉重異力子都維汜詩  
索繇延夷長公防廣鐔顯移良繼玉蕃穉渠穆  
臨孝存胎胃竿融茨充處典興渠具爰諒輔騰  
是卿仲遠謁煥矯真是華注丹禰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譏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敖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為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為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才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敖廢為侯敖子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會人告韓信及史記表云





羅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爲謝公其誤可見

題詠絕唱

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  
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  
壠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  
鑿地涌泉或以爲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  
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注彥章孫仲益旣各  
極其妙而毋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場遂初亭  
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  
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  
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  
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汗世間塵通惠亭  
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  
巢由耳四篇旣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吳傳  
朋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  
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暈彥冲古風  
一篇蓋爲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  
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者紙春風吹不



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矐神蹤政  
喜繁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  
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道可挂  
千鈞石春子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  
公遺髯凍若活衛后落鬢播人光翻思長安夜  
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  
與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  
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  
為馳聘痛快且卒章含譏諷正中傅朋之癖予  
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  
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  
今人恬於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為輕已因  
閱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  
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  
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  
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



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使擬相  
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  
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  
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  
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  
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  
論尚書湯管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應  
時並就文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  
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  
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  
美言風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  
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衆  
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  
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  
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  
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



容齋三筆卷第二  
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  
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  
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  
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容齋三筆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推  
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子讀北史邢邵傳載邵  
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爾雅曰著兔葵籥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  
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菟葵煇之  
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



容齋三筆卷第二  
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  
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  
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  
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容齋三筆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推  
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子讀北史邢邵傳載邵  
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爾雅曰著兔葵籥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  
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菟葵煇之  
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



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歲析苞蒹張  
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  
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  
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  
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  
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  
每人一月支稗子五十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

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  
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  
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  
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  
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  
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  
死稅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守蔡寯言之蔡  
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漠



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宜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寬顏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者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爲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村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疑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起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



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顧爲門下之故方俯  
賢見之禮須明且扣典容不意給事先生卑躬  
下賤如此前賢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  
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焉其策曰定  
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  
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  
書延舉於諸公聞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  
詩如人間知晝來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  
兩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爲  
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  
改之於是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  
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  
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  
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用夏  
變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  
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





知氏劉亮爲侯莫陳氏楊忠爲普六茹氏王雄  
高可頴氏李虎閻慶爲大野氏辛威爲普毛氏  
田宏爲紇干氏耿豪爲和稽氏王勇爲庫汗氏  
楊紹爲叱利氏侯植爲侯伏侯氏竇熾爲紇豆  
陵氏李穆爲榆拔氏陸通爲步六孤氏楊纂爲  
莫胡盧氏寇儒爲若口引氏段末爲爾綿氏韓  
褒爲侯呂陵氏裴文舉爲賀蘭氏王軌爲烏丸  
氏陳忻爲尉遲氏樊深爲萬紐干氏一何其不  
循乃祖彝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頡國此事皆出  
其手遂復國姓爲拓跋而九十九姓改爲單者  
皆復其舊秦方以時俗文敝命蘇綽倣周書作  
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如是殆  
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  
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教陶徵君  
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



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廳下蘭審審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又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剌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孔殲鄭穆

唐孔殲在穆宗時爲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殲爲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殲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殲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



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  
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  
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  
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  
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  
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  
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  
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  
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  
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  
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  
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  
云承論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  
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  
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



姝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謚字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語可謂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子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旣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



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右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蹇余憫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願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于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遽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且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願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類音尺零及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諷龍涎有奇女頰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  
爲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  
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  
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



詩也子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

學上轉中書舍人

歷三侍郎

學士轉左贊禮部餘

人轉右贊左右丞兵侍轉右然後轉六尚書各

爲一官尚書贈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

十一轉其庶僚又於卿列者則自光祿卿轉祕

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

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

爲太中大夫給舍爲通議六侍郎同爲正議左

右丞爲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爲銀青吏書金

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爲太簡增



正議光祿銀青爲左右然亦纔九資大觀二年  
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  
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爲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  
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  
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  
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  
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  
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司不能探蹟  
典故予以宜奉當磨勘又該覃霈顏師魯在天  
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達  
由宜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名墜二等程  
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  
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  
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  
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  
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



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  
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此韓  
昌黎雉帶請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爲絕妙予  
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  
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啓又云名穢我  
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  
源形爲罪藁皆修已正心之要語也

姦鬼爲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  
公夢疾爲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  
其一曰在肅之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  
可爲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  
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  
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復夢曰吾  
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脉  
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姦鬼之害人如出一  
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  
也未後者應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麗覺





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  
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裳  
危立使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  
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倨橫之人責橋道不整驅  
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  
著緡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爲江西轉運使往虔  
州巡檢殿直今保義成忠郎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

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  
廳東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  
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聞康暴得疾  
余亟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歸虔須臾數人扶  
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使者與巡檢同  
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  
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



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殛營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千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爲表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有晉師引羣



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  
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  
資儲及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可以  
坐制若縱使入峴出坡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  
格過大峴漢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  
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  
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謂智士足與李  
左車比肩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  
所謂五樓之智也

薦士稱字者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  
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爲蕭揚州作  
薦士表云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  
前倣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  
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



韓終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  
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  
第筆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爲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  
從毛遂曰自起小豎子耳與師以與楚戰舉鄢  
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  
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  
以問諸將皆曰丞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唯陳  
平以爲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  
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韓終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  
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  
第筆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爲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  
從毛遂曰自起小豎子耳與師以與楚戰舉鄢  
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  
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  
以問諸將皆曰丞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唯陳  
平以爲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  
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夫白起信布之爲人材不可掄以此三人爲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爲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倚韓信因執而歸樓榭然處長安爲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噲喜其過已趨拜送迎言稱臣況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秦爲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栢直爲豎子則誠然栢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爲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



之賈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子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謨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還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雜者於今



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  
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  
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  
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  
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  
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  
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  
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  
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

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  
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  
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  
任始去之劉焯爲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  
請聽銜具報適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  
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  
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燁以承議郎提點  
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投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遇  
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權





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  
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  
閣知贛州全銜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  
用從官禮數黃漁爲通判入都廳爲之不平鄭  
汝諧除權侍郎爲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祕  
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爲鄧駟驟問  
唐瑑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權  
戶侍及出知湖鏡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  
皆失於討問典章非故爲尊大也陳居仁以大  
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  
引人以爲得體適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  
誤用兩朱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  
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  
提舉宋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  
穿紹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  
丞令掖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



英宗曰兩朝神宗善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  
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  
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  
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  
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  
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  
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  
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  
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壽皇即以見

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  
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  
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  
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  
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  
此秦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  
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  
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  
有水思攢宮之役緣歸即去國尤表以高宗皇



帝實錄爲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  
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  
爲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爲契丹時如此牌上  
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  
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  
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  
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旣捕誅之乃詔  
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  
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  
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  
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  
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  
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  
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



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輪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爲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



勲官只云鎮潼軍承宜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  
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  
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爲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吏播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未  
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  
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爲證則追逮橫費爲  
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予除翰林日  
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  
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爲式  
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  
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  
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  
何蕭棟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  
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  
一充字於行內微覺疎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  
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  
鋪亦不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爲可憐而軍伍中  
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  
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爲房吏所  
沮都頭者不能自明爾樞密以事見付子視所  
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爲姦當  
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寫  
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武翼  
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爲大李青  
吏以爲因實可無詞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閱其  
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  
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  
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  
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爲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盡  
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  
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他人至或從白身



使爲郎大夫者楊和王爲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按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兩名因得官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爲武顯大夫旣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訴而不能爲之詞子掄詳兵房爲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起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慮合人情於理爲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顯國得志蓋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京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俾者特告許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賁汀州吳仲實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子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忽問君識大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



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夕  
試仰觀熒惑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  
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  
東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  
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天  
文昨晚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感頌云是名魏  
星無人能識非熒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  
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圭曰乾象欲示變  
何所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  
蓋秦正封魏國公主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  
敢酬應他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遇  
為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為  
之奈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便是  
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年秦亡  
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  
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河五歲當





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  
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  
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爲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  
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  
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他相中書有  
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爲三司使  
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  
讀學士畢士安爲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準爲  
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在太宗  
朝已兩爲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超用惟辟作  
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  
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目故其  
職爲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  
嘗起草陸象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薺草制數



十無妨談笑鄭叟勅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  
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  
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嶮閉戶精  
思編討羣籍與夫齋憲舍人紫微夫却張君房  
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  
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  
制詞也頊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南  
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  
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還家  
即掩關謝客長其趣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徽  
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  
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倩諉  
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  
殊與昔異

###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  
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鄆  
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書侍郎李士衡以三司



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灝齊皆以樞密罷歸直學士換為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俛以敷文學士便為節度近者趙師夔吳弼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鉞師揆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尋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間以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為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為公朝無復有



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  
曆初以陝西四帥方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  
琦范仲淹王沿灝齊皆以樞密罷歸直學士換  
為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  
士楊俛以敷文學士便為節度近者趙師夔吳  
瑒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  
鉞師撥師垂以秘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尋  
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  
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  
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間以  
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  
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為天子象一民  
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為公朝無復有



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子父頑母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竟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敘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顏冉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爲野蓋是時六子在衛當輒爲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



殺士也里名勝姪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  
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令世聖人而  
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  
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術輒待以爲政  
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尊之以天  
理而趣友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  
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爲是故不忍亟  
去以須之既不吾用於是慨然友魯則輒之冥  
須惇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  
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訣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  
爲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爲燿左傳襄二十六  
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燿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  
師燿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燿釋文  
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殲音  
則知當曰燿火

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在末與軍信未能之詐亦爲此舉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風德之衰實爲可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僞造靈命黃圖恩寵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共誣譖言捕獲道士蕭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未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攘臂其間矣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弭後人公議哉

王哀嵇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哀嵇紹其父死於非命哀之父儀猶以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哀爲之終身不西向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魏陰忌之以故



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爲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褒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爲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爲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戶部後馬知節自益徙避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爲政明肅遠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

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親忠定之像遺愛在民歛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





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爲有負矣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干

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旣退一閣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目憲辭歸平江乃緋袍子疑焉以問知閣曾覲曰聞諱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何也覲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則許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告已申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旣不頒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



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與鄭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議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吳鑑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爲使則其貳爲副使其長爲知院則其貳爲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爲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爲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爲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爲使而陳升之過關



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爲使岳飛爲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爲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爲未然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謬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



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  
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  
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  
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  
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  
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爲嘉祐元年歲在丁酉  
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  
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  
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孝也  
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  
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  
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  
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  
莫有知之者爲可惜也

郎官員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  
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高書郎纔有正



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記紹興  
二十九年予爲吏禮部時同舍郎二十人皆正  
官今旣限以曾歷監司御史故任館職及寺監  
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  
暇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  
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樸上殿徽宗  
諭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  
甚下趨操卑涉有如江師心者性資葦關柔佞  
取容有如黃頰汪希旦者淺浮躁妄爲胥輩所  
輕有如李莊者輕佻喧囂漫不省職有如李揚  
者麓冗不才褊忿輕發有如成昶者人才碌碌  
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衰落難與任事有  
如常璠者大言無當誕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  
資望太輕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  
章芹李與權王良欽強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  
考一時標榜未必盡當然十六人皆不顯  
視今日員數多寡不侔如是秦檜居相位久不  
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



孫敏脩一員餘皆兼攝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  
告院張云兵工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  
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三詩云持  
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  
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  
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  
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姚李種新成皆

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  
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  
拈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  
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  
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人侍邇英云定似香  
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  
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  
拜中書舍人其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  
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



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  
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  
老少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  
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  
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  
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失  
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  
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跋及也子友李德  
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  
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  
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  
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  
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  
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  
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  
能滿意也



油污衣詩

子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  
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大落水油污衣大詩太  
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  
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能洗遍千江水  
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  
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置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

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  
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蠶蠹之毒皇伯  
太師宋國王宗盤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  
之禍心皇叔太傅堯國王宗儁虞王宗英滕王  
宗偉等違蹕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  
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萃凶悉殄已各伏辜并  
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  
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  
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為反





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冀辛國  
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  
駟馬都尉唐括蒲刺猥狎連姻之私預聞其謀  
相濟以惡徵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因詢諸  
君言用示大成允蹈及其妻卞王與男按春阿  
辛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爲輟  
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  
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  
處相去一月信血腥觸人枯骸寒井爲之終夕  
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爲褒信  
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  
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  
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爲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  
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大中  
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成同文舊居  
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



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  
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爲府  
助教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澧州又  
有嶽麓書院及慶曆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  
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爲一今嶽麓白  
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應給禮貌乃過於郡  
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爲一邦而兩學矣大學  
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爲不然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聖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嘗疑其  
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注  
云以何姓爲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何氏  
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韓氏韓王建爲秦所滅  
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爲何隨聲變爲何  
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安此云  
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子後讀孫愐唐韻云  
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  
遂爲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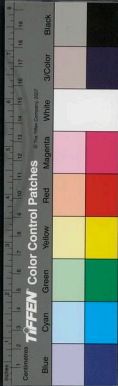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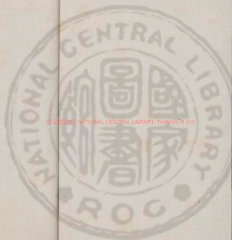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MUSEU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EN, R.O.C





2025-01-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33170 v1



容齋三筆卷第六十五則

蘇其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爲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葦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及藟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爲酪南方人饑餓羣人野澤掘鳧茨鄂禹軍士食蕪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酸棗藜童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兗州百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爲糗粳道武亦以供軍饑蜀食





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嶸嶸山在樂平德興境  
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鄱陽境皆縣亘百餘  
里山出蕨其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  
食爭往取其根率以昧且荷鉏往掘深至四五  
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  
煮食之如炬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  
食冬晴且暖田野閒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  
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歲抽芋則根無  
力於是始止蓋救饑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  
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  
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篤學備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莫  
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比得上虞  
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溪蔣季  
莊當宣和間鄒王氏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  
不妄與人接高抑崇閒居明州城中率一歲四  
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對小室



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憊憊於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弟不甚學問使獻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尤遠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圭簿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蘄人之知至於踐履閒雜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買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他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式斷疆伎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圭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為邑人所敬開



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  
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時不繼聲  
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  
訪亦欣然延納挈其容親聽其論議莫不竦然  
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  
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  
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  
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  
是二君子真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郵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  
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  
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繆意繫在紅羅襦妾  
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  
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  
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潁州教授東坡領郡而  
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  
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



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  
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  
身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  
前此無已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  
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  
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  
兩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幾年  
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况蓋不忍師死而遂  
倍之心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爲左相爲李林甫所擠去位  
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  
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  
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爲世賢絕  
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州雨晴  
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水風  
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



州郡名若用之人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文  
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  
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  
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因病不赴會云空對親  
春老孟光看潮云相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  
云詭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  
老葛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

定山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  
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徹通波公東堂云一  
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  
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  
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  
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  
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  
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馱是皆以爲助  
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



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  
老瞞故人餘老厖老漢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  
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真不知老哭歲時歸之  
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  
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徃徃  
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  
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  
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  
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  
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  
賄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旣  
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碧  
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  
想美人意應悲寒瓮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  
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沒者得銅餅而作然首  
句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鋪敘爲難而曲折宛



轉如是他人罪一生撰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  
闕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  
柳長仙游終一闕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  
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  
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  
窈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  
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朝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  
士尹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迨  
于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韋昭注云有兩福擇  
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而與禍會  
勢不容但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一焉莊子養  
生主篇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夫孽孽爲  
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爲惡而特以不  
應於刑爲得計哉是又有謔矣其所謂惡者蓋  
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爲愆義非若小人身  
試禍自速百歎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



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  
之不考則必詬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脩  
管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宜仁之誣謗未明  
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  
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  
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  
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  
教授爲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  
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  
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之讀者  
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  
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頭信乎不  
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  
主僧子良贊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





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  
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家墓在寺之西南隅  
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爲家藏弘  
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  
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閒閱  
籀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翻川圖實  
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  
多用方鎮印記大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  
西道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  
德參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  
饒記前後五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  
察處置等使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  
道節度使印節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  
南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  
三日雖今所傳爲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所  
志殊爲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姑息  
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



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爲淮南節度耳今乃言身  
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如浙西西川  
山西鄆滑皆衛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  
第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字皆非是蓋好事  
者妄爲之白樂天詩所說清源寺即輞川云洪  
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  
避唐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  
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  
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  
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  
不以爲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  
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  
曰夜泊鸚鵡洲秋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  
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  
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姆姆十七八夜淚似  
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



問一露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  
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  
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  
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知也今詩人罕談此  
章聊復表出

謝朓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  
文宣高頊佐隋文帝劉文靜佐唐高祖終之篡  
漢至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或以不言伏后  
事與勸止九錫飲醜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  
北伐而九錫之責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  
神凌逼爲楊愔所譖頊以爲相畜妾爲獨孤后  
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爲裴寂所譖皆不免於  
誅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朓參贊大業屏人與  
之語朓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  
從容聞道石苞事諷之朓訖不順指及受宋禪  
方爲侍中不肯解璽綬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  
成之子暅欲殺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



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海陵王之世復爲侍中宣城王嘗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朧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弟淪爲吏部尚書朧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心蓋惡驚而未如之何也朧之志節行義凜凜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爲譏斯亦可恕也已二筆於士句韓厥下略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寶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道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



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  
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  
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  
年滄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滄陽小  
應無奔樂之句長安不見  
遺音寂依舊康廬琴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  
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爲梁  
王傳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  
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紹  
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風煙能記否天  
涯滄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  
馬詩真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  
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  
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  
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  
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  
進士當時以其言爲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



穀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爲率文班進士  
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  
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  
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  
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  
土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隄以障屋覆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  
於海冰之於夏日其融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  
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  
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  
叫鳧馬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  
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隄  
珠翻荷之類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拾



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滄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  
孜遣人沉之於襄順津賜滄死資治通鑑記其  
事于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滄  
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之方時艱危  
救主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二筆卷第六

容齋三筆卷第七 十四册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  
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  
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  
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  
數四上敷論終不能奪王曾問之亦乞寢恩命  
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御爲諫議大夫班在上  
已爲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



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滄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  
孜遣人沉之於襄順津賜滄死資治通鑑記其  
事于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滄  
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之方時艱危  
救主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二筆卷第六

容齋三筆卷第七 十四册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  
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  
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  
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  
數四上敷論終不能奪王曾問之亦乞寢恩命  
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御爲諫議大夫班在上  
已爲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





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中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爲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既無授受之名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從其所請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燾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爲使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爲言高宗不許紹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爲右相參政陳騭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



遷且非覃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五年七月三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偶關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以上親無官者每父下放

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到狀及違寺司條疏不取宗室充係落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勅准赦書處分子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親委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



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閒北戎結好宇內又寧一時邪諛之臣唱爲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姦熖雖寇萊公亦爲之而孫宣公夷

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真錄出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固其爲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木旱作沴饑饉居多乃微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



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臣竊不取今之姦臣以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爲繼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感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爭言符瑞曰今野鷲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服非竊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亳州曰國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爲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爲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姦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楊國忠旣誅乃論軍士曰朕識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寤斥遠邪佞不讓危亂之迹社稷之福也四章論朱能天書曰姦佞小人妄言



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祕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利妄言不辭漢武誅之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篆皆王錡田同秀等所爲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祿山兆亂輔國劫遷天命旣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爲是已願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爽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能過也

赦恩爲害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此



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  
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  
杞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  
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  
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  
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  
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寇

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  
權貴此唐史所載也子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  
碑徐李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  
中夏玄奘代三朝皆為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  
鴻臚襲表之及示疾又就尉內加開府儀同三  
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  
如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  
監贈其父惠恭兗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有勅



葬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宿將實功賦職  
不過以此處之額施之一僧繆濫甚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  
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  
縣遠遺吏上壽盛稱虛美必疑今屯田於是羣  
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財二年間乃因讀  
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雒讖支言九世當封禪者  
遂爲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矣符堅禁圖讖  
之學尚書郎王佩譴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及  
季年爲慕容氏所困於長安自讀讖書云帝出  
五將又長得乃出奔五將山甫至而爲姚萇所  
執始禁人爲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又長得之  
兆豈非言又當爲姚萇所得乎又姚與遙同亦  
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乎也而  
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

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  
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  
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  
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采訪處置使治  
於所部之大郡旣又改爲觀察其有戎旅之地  
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  
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  
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  
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虛視支郡  
元結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爲諾使誅求符  
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爲忍苦  
哀斂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又  
遣判官督賦城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  
舉韓愈送許鄧州序云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  
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  
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



韓臯爲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灝至死  
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  
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  
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目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  
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  
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士比有唐武后補闕連  
車拾遺平卜之謔皆顯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

爲泛濫張逵在雍丘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  
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  
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岑  
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  
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  
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茂正在鳳翔內外持  
管籥者亦呼爲司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  
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  
虛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是時人



奴腹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倍昭以降藩鎮盛彊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改三公爲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爲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開葉孟德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爲儒者之榮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羞爲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救天咸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



開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  
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  
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  
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  
魯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  
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  
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太一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筭  
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  
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  
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  
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  
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  
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于蘇村  
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于八  
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于集禧觀  
之東於是爲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



祖宗法度為宗社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壽皇聖帝厭代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葵恤緯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去推賦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滋職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陰正議大夫樞密使邁致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煇為中大夫知樞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為特進煇處之不疑舍此三人



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  
是時以陳執中爲昭文相竦爲集賢相御史言  
竦向在陝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  
於是貶竦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  
後報樞制乃是縱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按國  
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同日  
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使平  
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仁宗問之  
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  
再領院以士遜爲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  
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爲  
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爲  
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邁當制以新除知  
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闕八日故稱  
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  
才子時有遺賢不審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



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王陸龜  
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達傅錫平曾賈島  
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  
詞編在詞人之口銜寃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  
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  
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獎莊而令中  
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放文又令中  
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文在名場才沾  
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  
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  
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  
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  
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  
書按登科記是年進士三十六人光問第四松  
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  
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據言  
云上新平內難開放新進士喜甚特勅授官制  
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



各賻龍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

容齋三筆卷第七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  
命帶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關  
秦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  
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  
僊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  
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  
臣又禁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各賻龍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

容齋三筆卷第七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  
命帶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關  
秦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  
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  
僊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  
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  
臣又禁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盜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徃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斂兵公行未至泗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琦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坂連衡何以待之方舍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字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



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  
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緝滋  
文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  
頃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  
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  
冀加勅郵雖重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  
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繇歷歲時  
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  
與天同功念臣昔歷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  
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奏  
檄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  
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  
從杖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  
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  
仗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遠邇徐偃出疆  
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  
賤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  
一毫敢妄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



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  
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滿宿負  
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去以朝散郎  
被命不沽恩凡十五年而歸備復所賦而合磨  
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  
詔冊下而縉紳之閒賡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  
辭止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印諷味不  
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  
數聯以語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  
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竄中餓虎暫爲掉尾  
之求講上饑鷹終有肯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  
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  
身後范文正公徵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  
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吏  
舟偶効於陶朱用范雎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  
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誠私謁之



心雞鳴之思賢紀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閭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敏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吞八千歲秋上祝無輟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并祭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子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于從程公異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効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千舞已格



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  
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  
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  
任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  
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  
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郵守馳啓  
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  
依自作全虞之計江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  
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  
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  
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詩理而徐邈云酒中有  
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謹憂  
網禽而去面之三永衡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  
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  
幾於喪邦又曰睦孟五行之謏豈所宜言表宏  
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



乘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置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文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邀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

右相王訓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恩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裘衣以公歸兮庶聞展告所謂兒戲者指



邊將也而蹟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  
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  
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太寶致仕詞  
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繁其身君子  
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議  
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  
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  
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  
聲莊子大椿之與椿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  
科代樞密使謝賜王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  
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  
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  
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  
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  
本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  
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  
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  
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  
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  
乾龍節䷗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  
動偶象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  
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  
君子于行豕蹢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  
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  
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旣撲緼  
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  
此文先三日鑽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  
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夫林安  
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  
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子草制曰旣從有  
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  
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  
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  
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







黃鶴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贊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脩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支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銀而行惟銀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

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基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脩輔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



聖而其臣莫及脩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  
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  
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未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  
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  
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  
於明何損步帥陳敘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  
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  
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疆人  
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  
平壤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  
鶴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  
漢稔佚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毅奇  
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告終酬拜賜之師追封  
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  
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  
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  
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  
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



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  
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  
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  
道又嚴分閭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  
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  
漢木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  
祭太廟忘設象尊犧章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  
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灌川神  
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存具嚴渙命驅厲鬼  
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  
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  
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  
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  
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  
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  
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  
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筆仕于晉曰魏方開門  
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閣之美虞丞相



贈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疇於人者侔於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爾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聞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畢伊之倫魁廣厦細檐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

三宿而後出書勉爲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早得兩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閒則早答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蕪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婿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縑袂相連風愧木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筆級敢比肩



人生意義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  
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  
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唐賢啓狀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汎汎絨題其間標  
爲獨珍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呂衡  
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  
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云垂示送  
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聞斷  
鴈夜浦送歸人驪麗閒遠之外文句窈窕悽悵  
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歎詠大談於  
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妍  
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諷不足按第五琦乃  
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  
出十字誠爲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  
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容齋三筆卷第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騭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  
趙舜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  
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爲無典故按熙寧  
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  
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  
彥博呂公弼旣爲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  
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



容齋三筆卷第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騭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  
趙舜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  
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爲無典故按熙寧  
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  
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  
彥博呂公弼旣爲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  
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





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譟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為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



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大理評事至  
兼中書舍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漢太師  
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已無不  
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  
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爲大君致一統  
定八方誠有愧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  
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  
陽公司馬溫公嘗誦之以爲無廉恥矣王濟  
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  
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子年二十有五舉進  
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  
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  
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勿思非願當此  
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  
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  
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  
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  
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  
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  
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  
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  
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  
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  
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  
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  
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  
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天用玄豹之言不  
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爲霸府從事其後位極  
人臣考終膺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  
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  
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  
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  
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銛鉞滄浪



柳子厚銘鉅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  
四百千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憑水郭杜  
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  
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  
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子游吳中過郡學東  
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  
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巖百步有棄地三向  
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子愛而莠  
回遂以錢四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  
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  
亭者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鉅  
鉅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過與不過其亦如  
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  
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開曹之故尤  
爲不謹舊法大帥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



至吏部尚書止令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按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爲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爲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堯國公而其子棗亦不過朝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爲須一子爲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謠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却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止法令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大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爲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偁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默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于紹熙五年枚數之爲學士者九人仲兄王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子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



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  
郡獻之遂踵武爲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  
黃德潤將世脩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  
政唯蔣補郡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  
生母受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  
皇甫謐玉符始撰爲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  
媪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記索  
隱云母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  
文其字分明作溫云母溫氏與賈賈復徐彥伯  
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  
子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  
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  
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溫氏則指媪爲溫  
者不一也唐小澁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  
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  
載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事  
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  
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  
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  
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  
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  
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  
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畧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  
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口  
觀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  
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爲  
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場  
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  
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  
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  
甫鉞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  
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

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剝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問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剝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千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爲背誦與對本云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爲炎



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小加振飾不害其爲盛  
唐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  
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詔  
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  
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蕪並交還  
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  
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  
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  
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  
外者不社交還之限其青明白人人可曉非若  
今之公式文書盈於几閣爲猾吏舞文之具故  
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  
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爲可歎也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  
往寘之極刑予旣書于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  
載其事其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記于此樊  
愛能何微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



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  
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  
陳湜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  
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  
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  
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  
造軍士袍襜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頌以隱落稅  
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  
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  
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嗇我注云大  
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爲里克妻字則  
非矣又云孟一作盂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  
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嗇我物  
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盂孟晉以迨羣李善  
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爲孟  
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



館于徐第以爲已識此義又爲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圭孟當看我玉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傅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閒暇踏翠謝車輿自辦兩不借捫

蘿覓幽墜行極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傅朋游絲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嘆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



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琴齋雜藁倚子爲序  
時子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  
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  
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平  
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清翁詩律在佳處  
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  
年爲福建帥屬子嘗因春補諸生自于府主邀  
與同者後鎖宿真院兩句子作長句云沈沈廣  
厦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間十日豈天賜  
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王人又矣眼中  
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寐徃徃雜聲忽驚起是  
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  
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開  
物色知餘幾只恐兩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  
矣謝公尋山飽閒暇應笑腐儒結故紙錦囊得  
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爲參議



官故辛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  
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  
笑燈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  
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  
大笑爲說萬事總如此誠急須了却公家事  
門外不知春有幾句三飛雨時聞打窓紙他年  
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  
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若  
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  
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  
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  
是也故予自福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  
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幾  
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問官各  
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  
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  
臨况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  
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花



盡醉清江上  
黯澹西風凍雨垂  
可謂奇作然相  
別不兩年即下世  
每誦味其語輒爲悽然  
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論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  
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



盡醉清江上  
黯澹西風凍雨垂  
可謂奇作然相  
別不兩年即下世  
每誦味其語輒爲悽然  
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論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  
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





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  
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  
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  
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  
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  
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  
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  
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  
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  
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  
史陳峴方進用而子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  
相文安公至執政子官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  
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  
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  
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  
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  
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書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牒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畫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畫試進士

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并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不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絀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絕絀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



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純絹只要夾窻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絹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爲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晉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爲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職民則樂輸二紀之閒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爲水爲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爲日爲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爲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學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論之者

前執政爲尚書

祖宗朝曾爲執政其後入朝爲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爲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爲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爲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未決繼



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爲右丞召拜禮書吏書自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穀

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視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即聘娶爲治齋官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逃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姬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乃罷去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子按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王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



史記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  
他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  
故魏俗猶爲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  
魏皆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遁同歸音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  
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  
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  
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  
漚眠蒸蒸竇竇皦皦稟料謂纂等字他經皆不然  
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  
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  
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  
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鄂州興唐寺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小  
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  
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



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  
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楊琮。大字之下  
皆當有大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  
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  
行密之父名憇。憇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  
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地。故憇佐爲諱之行密  
之子。謂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  
大夫爲御史。大憲更可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  
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願義三年鐘。皆刺史

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  
大卿。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  
而云。行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  
略而不書。予又按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  
爲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爲團練使。同將  
兵擊楚。爲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也。

補衡輕曹操

孔融薦補衡以爲淑質。正亮英才。卓犖志懷。霜  
雪疾惡。若誓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



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爲見操詭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復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爲融所誘東坡謂融視操特鬼蜮之雄其勢決不兩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

賤曹操故陷身危穢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呈而等美焉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蓬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嶮巖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審以致危又云顧六翻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





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効愚子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稱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何欲飛鳴擊鸚喙孤風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爲精當也

禁中文書

韓魏公爲相密與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

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行廊下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邁言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文字須是密邁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請通進



司上曰也只冀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  
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惟御祭是學士  
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今則不  
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納上曰極  
好於是七日開三得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畏  
漏泄如此

其詳見於所  
記見附本實

###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棄  
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翫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  
旨也

###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  
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  
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  
以復由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



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  
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  
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條方絕垂而鎮之繫絕  
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  
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子按孔  
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  
但於儒家有太常蔡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  
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  
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  
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  
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于世今讀  
其文略無楚漢閒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  
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  
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  
唯小星一篇顯爲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  
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爲



之辭而鄭箋爲甚其釋肅肅宵征抱衾與綈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綈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在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般其需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高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遺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邪知僞爲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



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  
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  
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  
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  
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  
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  
仁仲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  
人奈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世窮末代雅志不  
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襄海離風塵  
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爲可笑紹  
興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炤父已  
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只封贈  
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其母范氏  
歐陽氏爲秦國魏國夫人蓋樓公雖嘗爲執政  
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思及二代故但用侍  
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仲說已贈太子太



保加爲官傳亦不及祖也黃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爲太保而轉運司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旣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以祖爲言遂復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爲夾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爲注畢爲濁昴爲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爲定星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六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  
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  
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  
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  
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特河太守曾孫馮者孫  
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  
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



容齋三筆卷第十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六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  
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  
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  
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  
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特河太守曾孫馮者孫  
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  
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





然王荆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  
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垂崖公在蜀有錄  
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  
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警  
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  
慰薦之坡初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  
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  
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  
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  
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  
之少獲表見又爲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  
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選蠕  
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  
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  
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吏



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  
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有  
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子謂孝文之仁  
德如此與武帝黜武窮兵爲膏壤不侔矣然班  
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  
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

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  
不爲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  
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爲虺蜴胡然厲矣之句  
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  
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  
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傅王唯秦始皇  
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  
嫌以正月爲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  
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



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  
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處世南李世  
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  
勣諱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辨勢乘機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爲觸犯此數  
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  
官詩論每欲其多闕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  
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  
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太祖  
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  
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爲進太宗諱字內有从  
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爲人姓如故高宗諱內  
从勻从口者亦然真宗諱从心从亘音胡登切  
若缺其一畫則爲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爲  
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甸名犯家諱者  
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當



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  
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  
許之子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  
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秘書監贈太中大夫必  
爲議議矣法不可行遂止李慙爲江東提刑以  
父名中所部遂呼爲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  
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  
爲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爲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  
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  
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  
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  
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爲郭藥  
師矣儻使中國英傑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  
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爲難  
日至亘溫不能留王猛使爲符堅用唐莊宗不  
能知韓延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葉齊



之歿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  
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書承君集實紀其事  
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氣節儼有縱  
橫才相與友善嘗游遊塞上觀峴山川風俗有  
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峴山寺壁在兩界間云  
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峴山叟  
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  
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  
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  
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取自屈不肯往  
乃磨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搜之於通衢三人  
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  
躇未用聞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  
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  
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  
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聞使講者嘗  
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  
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



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  
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王  
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  
殺豨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  
子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  
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  
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  
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  
十萬人隋煬帝營宮至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  
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屢摩火出乃鑄  
鐵爲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  
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  
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  
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爲道宮王清昭應之建  
丁謂爲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  
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衡道永陽吉之



徐榘儲温台衢吉之檉水潭處之楓樟潭柳明  
越之杉鄭潛之青石衡州之碧石棗州之白石  
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郊宜聖庫  
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衛州之朱土  
梓信之石青石碌磁相之黛秦階之雖黃廣州  
之藤黃垂澤之楓華魏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黃  
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堯澤之  
墨歸歙之漆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遺所在  
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爲  
鉛治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坂南  
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踰邈於京東北取良  
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  
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及二  
十年天火一夕焚蕪但存一殿是時役徧天下  
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厥刑峻法之舉  
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  
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爲盛世惜之國史志載  
其事欲以爲夸然不若掩之之爲愈也沈括筆



談云溫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開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雷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厥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皆爲月雌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頌傳引易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雷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





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  
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旣至惠州磴臘  
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  
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  
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管在一食食已寧復  
事客行豈無得地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後在偈耳作觀碁詩記游廬山白鶴觀  
觀中人皆閤戶晝寢獨聞碁聲云五老峰前白  
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

士誰歎碁者戶外屨三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  
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  
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  
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  
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  
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  
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爲七政



者謂春秋冬夏天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等語乃是覲覲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頭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子向爲陳鏞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任仍居京師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韓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友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蓬之



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  
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  
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殺擾龍六擾之類以  
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  
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宜時其  
臭穢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  
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達也鄭康成箋  
毛詩潰成與毛公皆釋爲遂至於潰茂則以爲  
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爲異同如此

鎮星爲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爲惡故  
有甚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  
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災最久然以國  
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  
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  
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爲害也  
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



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  
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  
東去其國失土其居又其國福厚其居易輕速  
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爲大福德與木土異豈非  
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  
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  
尋繹也如勸上人詩集敘引崔公罷廷尉賓客  
友獲事晁君成詩集敘引李郃漢中以星知二  
使者事上官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  
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  
書引王濟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  
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  
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  
荔枝歎詩引唐堯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鄧州石城人今鄧有莫愁村畫工傳其



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  
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  
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  
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雜人  
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  
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  
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  
陌頭十五嫁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  
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  
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  
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  
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闕專詠金陵  
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  
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毋不過數  
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甃石爲  
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  
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  
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性來如鷁在河是  
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  
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堂藥  
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  
公初請記坡爲賦此詩旣大書矣而未遣送郡  
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木  
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  
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轡  
而行旣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  
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  
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  
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  
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  
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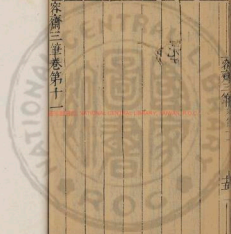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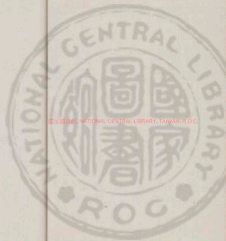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一

容齋三筆

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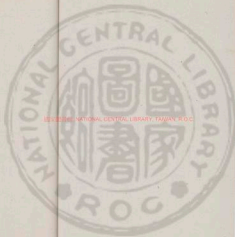




WU 31 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202311 19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十六

眇恭秋娘三女

白樂天鷺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旣歿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鷺子眇眇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自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二絕句首章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鷺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家上來見說白



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  
秦娘歌云秦娘本章尚書家主諷者尚書爲吳  
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  
臺出居民間爲蕪州刺史張愔所得僉謫居武  
陵而卒秦娘無所歸也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  
與藝者故口抱樂器而哭劉公爲歌其事云繁  
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蕪州刺史張  
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  
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  
夕朱弦已絕爲知音雲鬢本秋私自惜舉目風  
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  
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  
吏部沈公在江西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  
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  
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爲豫章姝  
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  
相見三日已爲跡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娛飄  
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



徒洛陽重相見綽綽爲富壇朋遊今在否落拓  
更能無問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酒盡滿襟淚  
短歌聊一書子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  
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  
筆故名傳到今况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  
木俱腐者可勝數哉然賜賜節義非秦娘好好  
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子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  
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  
死蔡州叛其賢似魏澄天下非正觀四帝數十  
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  
鬢髮感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  
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竄兩南敵常  
亢早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  
載勇夫懷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  
鳴江西然此篇不爲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  
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



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  
心曠曠未洗那人懷使君且爲請古惜忠臣德  
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  
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  
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善  
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瓦馬須驥驎童之詩  
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  
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問弟子并對其人問  
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  
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  
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意亦出於閔  
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  
同則可見矣

曾皙待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耒誤  
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



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爲陷父於不義戒門人  
曰參來勿內子竊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  
爲之辭且曾曾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  
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  
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真之褒則其爲人之賢  
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真之死地庸人且猶不  
忍而謂竹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曾酒肉養  
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子乃紀之於夷堅  
志中殊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  
一紙字體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  
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  
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  
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  
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  
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頰入夢冬凋  
峰木雪縞鷹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時吹笋排林





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  
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  
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  
遙相望兩馬駢立真驕驕一馬脫去仍騰躍浣  
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  
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  
思家獨立衡門數度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窻  
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  
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峰巒

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骨而或者謂山若  
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默習氣也其說可  
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子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  
御未敢遽有請故王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  
鄉衮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方用餐  
食太倉爲愧而親朋謂子爵位不逮二兄以爲



耿耿子誦自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  
登左掖東帶參朝議何言初命早且脫風塵吏  
杜市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過尚無過  
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  
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踏大用者如  
王黃州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  
孫宜公奭晁少保迺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  
公鎮鄴殺夫解勝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滂父祖  
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君謨襄  
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蘇仲益觀諸公皆不  
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留落或無田  
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  
則子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  
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  
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  
凝霜珍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衆



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  
國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  
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  
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  
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不粒  
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爲長嫡有  
三幼第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痲然有干祿意  
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潛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  
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  
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  
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爲人清淨恬寂所謂達  
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爲妻子計者良  
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  
爲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



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  
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貶  
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偉述  
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鄆  
陽郡諸軍事檢校鄆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  
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爲開元天地大  
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  
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  
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鄆陽縣令一人尉  
二人又專檢校官鄆陽縣丞宋宇靜專檢校內  
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  
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鑄  
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  
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宜麻制除嗣秀王  
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  
本末至或疑爲當入都堂治事邸報至外郡尤



所不曉過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爲兩省長官  
自唐以來居眞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  
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  
李晟韓弘皆爲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  
國事懿侯昭之時員浸多卒由平章事遷兼侍  
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  
皆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  
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  
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鄭從義保大武行德成

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水興李洪義鳳  
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  
逢武寧王安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  
時兼中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  
相拜眞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  
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佺與允弼允良  
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  
佺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例蓋  
妄也官制行政三使相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元



宋史三十一  
十  
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宜輕用名器且改  
為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  
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  
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極當也  
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着意點檢  
若一失事體雖遺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  
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  
將赴毫假道於汝陰因得闕書于子履之室而  
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  
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  
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  
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  
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真  
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  
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  
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額子何人亦與其選又



曰子時掌誥命又曰子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  
子者七東坡則不然爲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  
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  
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謂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爲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  
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爲三宰謂尚  
書侍郎爲六部長丞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爲  
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  
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爲侍從蓋相承不  
深考耳千家藏王澐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  
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著  
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  
侍郎樞密院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鼎楊傑刑部  
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  
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  
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



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  
員爲額劉沆作相典領温成后喪事以王洙同  
其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爲一時言者所  
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羅罾毀罷君之怒墮身於危  
棘將死之域而以一片言轉禍爲福蓋投機  
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  
也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爲

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臧繫之王衛尉曰陛  
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  
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懌即日赦出  
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  
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  
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  
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爲許史恭顯  
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





元帝不省爲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  
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  
爲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  
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揚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  
之與嘉分而爲二傳注者皆未嘗爲之辭然則  
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  
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中臯陶矢謨  
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語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  
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臯陶  
乃爲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澁以起居郎直學士院  
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澁所草議者  
指爲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



爲故事所無按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  
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璣階官之誤宰相  
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  
直學士璣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  
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運蕩蕩古今同一體乃  
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峽漢干謁王侯則  
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  
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  
名字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益爲蕭條  
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  
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  
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十三則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子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整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十三則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子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整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



後世猶危正考父諱銘曰一命而復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備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鐘於是鬻於  
是以錮余口臬氏世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  
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  
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披殺國于莫余  
敢止孔悝鼎銘曰八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  
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  
于淺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  
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戚曰休  
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風美陽鼎  
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旂鸞櫜徽珣戈  
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  
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艱澁無緒乃爾  
漢去周末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  
告宗廟羣臣上壽實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



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睪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門下羣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緬之又何也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安有婆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昔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及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素何反子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



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肯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爲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區讀博古圖嘗歎其序述可笑者數事於一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其來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乖盾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匪則又以爲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已鼎曰父已者雍已也繼雍已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邪至父已尊則直云雍已之子太戊爲其父作子按以十千爲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爲君所謂癸即報癸



已卽雍已。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鶉，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爲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爲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則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絲駒父，則曰左傳有駒伯爲郟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郟子按左傳駒伯者御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御氏三卿，錡曰駒伯，鞏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爲姓哉？叔液，則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周州齒曰州出於來國，後以州爲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爲氏則一耳。予按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





詩國風乎遂以爲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適斯人蓋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鄆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爲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爲公子按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商曰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懿姜敦有惠仲而此兩名之爲惠季豈非惠爲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爲謚而下爲字烏得以爲氏哉齊侯鐫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按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爲州乎宋公鐫鐘銘曰宋公成之鐫鐘釋之曰宋自微子



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剽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共公名史記以爲瑕春秋以爲固初無曰固成者且父旣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剽成君爲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鐵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陶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爲梁王越旣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爲定陶共王子按恢正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愜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碌碌然又爲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碌碌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几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



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曆籍之攸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  
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  
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没主擢用  
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  
慢流入濁没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  
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没主文士入  
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  
轅没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按是時宣  
仁上仙國是不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  
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  
子孫之說蓋陰誦劉后云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  
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  
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  
諛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



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旣固  
位竊國政招大瑞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  
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徽報  
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佩蓋翠  
葆欽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  
香披芳欽華瓊華文綺絳夢穠華綠綺瑤碧清  
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爲山  
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盤圓

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  
孔翠諸柵踏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  
不相訟鬩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  
後復營萬歲山良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  
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  
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  
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爲薪剪石  
爲砲伐竹爲篔簹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  
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  
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尚爾元  
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  
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  
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  
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筭學

大觀中置筭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  
宣王爲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  
列自昔著名筭數之人繪像於兩廡加賜五等  
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槩  
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史區巫咸九人封  
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真卜楚丘史趙史墨裨  
窻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  
房真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  
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  
伯鄉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



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羅雲羅李淳  
風王希明李幽祚邊固郎顛襄楷二十人封子  
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夔張立建夏  
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其固有  
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爲乖謬如司馬  
季主嚴君平止於男魯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  
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爲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  
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  
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上肉何  
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亡盡以寶  
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  
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  
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没水求之不獲  
蓋亦爲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  
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



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爲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觶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闕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觶爲隆醜餘八鼎皆改焉名闕曰圓象徽調闕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sub>之</sub>鼎八曰靈光是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爲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錄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爲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爲有工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文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爲例按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按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爲圓引泌爲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爲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





尉輒爲宗室所奪蓋以蓋歷已到部人之故按  
宣和七年八月臣傳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  
至崇寧初大啓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爲之  
法參選一日即在闕選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貴  
其間不爲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淫縱恣出爲民  
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爲  
億萬人之公利誠爲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  
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  
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  
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大優宗室參選之日在  
本部名次之上既歷年月深遠勞效顯著之人  
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  
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肯從之  
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  
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大圖猶挽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



保之敢志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  
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  
每處夕惕心妄意遺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  
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幣藏之富可知熙寧元  
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權場鬻錢  
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  
乾道以來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爲四  
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  
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  
五字悉以水爲之筆法切與水同雖士人札翰亦然王  
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末亦存之而皆  
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  
爲說

正字悉  
書字林

五筆卷第十二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召給事中徐偆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  
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常大悅賚予有  
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  
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  
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  
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



正字悉  
書字林

五筆卷第十二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召給事中徐偆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  
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常大悅賚予有  
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  
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  
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  
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



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衆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爲辯析乃曰儒書與義旣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却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爲誕日上儀殊爲可省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夫兄爲公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子頃使金國時辟景孫第輔行第婦在家許齋膳及還家賽願子爲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用大爲不侔矣玉篇姁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顯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應笑天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政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荷語涉時忌雖其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爲忌今悉紬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譁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



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爲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幸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剎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剎那成一但剎那六十但剎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牟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剎那者翻爲一念一但那翻爲一瞬六十但剎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



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爲之而通判  
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  
郡而公然薦入政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神  
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朔散大夫不磨勳  
特命爲吏部郎中今朔請大夫樞密院言左藏庫部  
使陳昉恬靜又應磨勳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  
效朝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言以爲高非便也  
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今朔十年不磨勳特  
遷禮部郎中今朔奉大夫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

所以爲綜核名實之善政

見四朝志

###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爲北人不見竹  
故分綠竹爲二物以綠爲王芻熙寧初右贊善  
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黜不取  
富韓公爲相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  
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  
仁宗時賈遷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爲衆謂





其背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爲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爲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爲正言宜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

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宦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爲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吕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



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  
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  
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爲之有虧故往  
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  
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  
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京  
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斃百人陳言災傷知州  
李惲取其爲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  
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惲除名簽書官皆  
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房  
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  
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  
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  
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閒諸人不能及



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爲簡當旨意出於言外  
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  
爲之麻衰牡麻經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  
服以識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  
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識子游趨  
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識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  
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  
敢不復位注覺所識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  
識行按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  
五識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識所識行六字  
尤爲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  
貢弔焉閹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  
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矣  
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注  
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



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道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跡數端以箴其失傳云鄒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復舉任鄭伯也周公闢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逐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爲昏姻長私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爲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爲弗篤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威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仲備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助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縵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綠帶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他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昨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



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禰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初設官塲歲增息爲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徃徃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塲蜀茶盡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旣通蜀中獨行禁權况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旣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上盡權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一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爲敵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權茶爲害罷爲湖北提點刑獄利路漕臣張宗諤



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稅劾其踈  
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督緝州彰明縣知  
縣宋大章繳奏以爲非所當用稅又詆其賣直  
釣奇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  
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  
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  
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  
一元鑄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孽肖之事  
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宜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  
後改僕射爲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  
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  
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手簡與之  
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子  
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  
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



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蕞爾  
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爲判府彼  
固儼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  
人張懷慶竊爲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  
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謂予  
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  
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  
曠舞衣前儲光義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  
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爲戶部  
侍郎委徽州劍樣撥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翦  
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闌處置五  
塲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  
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賠償及  
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旣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





少至於十而振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弗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夔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着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僞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爲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質鬻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



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  
徃徃鬻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  
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  
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  
奏疏論之雖嘗嘗革至紹聖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  
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  
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日  
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虢州  
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  
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  
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  
然則由來又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  
內省官固知其爲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  
知其爲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  
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可以測度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  
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  
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官中管事人六十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  
內省官固知其爲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  
知其爲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  
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可以測度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  
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  
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官中管事人六十



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  
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額首  
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  
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  
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  
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官正乃執事  
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  
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  
容色云

蔡京除史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  
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說過門下侍中給  
事中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時殿侍中  
為左相給  
事中在列曰既對注矣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  
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妹  
曰西簡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顯  
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  
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



三省事得治事于家第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挾  
所親將仕郎吳統徃見坐于便室設一卓陳筆  
硯置王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于上卞言常州  
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  
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  
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批舉學事字而缺  
其路分顧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  
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  
俄別有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

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  
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  
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  
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  
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闕又書一紙付出少  
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  
因館其家纔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目之迅  
理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

第一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  
草曲阜城荒散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  
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子頃在  
福州於呂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冊內  
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  
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窻外郡所居  
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  
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  
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  
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  
輦泥土堆于墻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  
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園白  
髮但知郡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  
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  
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  
頗有才最善誥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僕除權  
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



脩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  
自給事中徙爲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  
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爲工部侍郎長首作  
集英脩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墮卒未休左  
居西湖上好事請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  
衣

季文子魏獻子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  
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  
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占  
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  
爲政以其子戊爲梗陽大夫謂成鱗曰吾與戊  
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鱗誦大雅文王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爲  
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  
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  
受人之諛不以爲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  
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德但  
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濟哲文明溫恭允塞至  
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睿作聖與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  
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爲對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爲善惡之對  
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爲對  
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或乂蓋與五事略同人  
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  
諸字中了無所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爲聖人伯  
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爲否

媵字訓

媵之義爲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女  
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



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騰而亦訓爲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散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爲濃柄爲枋邪爲哀美爲媿呼爲哻拜爲擗韶爲磬怪爲傀基爲蟻榻爲簪風爲飄鮮爲鷩橋爲鸕螺爲蠃脾爲鴈魚爲駁理爲狸吹爲欽陵爲被暗爲鎡柝爲椽採爲擗翅爲是摘爲若駭爲駭擊爲擊辜爲棹掬爲葦暮爲榘藻爲藻吳爲夙叩爲敏艱爲躡魁爲彫與夫盾曠胖鑄盍眠訓醜臬鬻箔鬻柶緝躡典栗棘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



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帝古禹字也意必倣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摠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踈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能罷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能罷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

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帝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



者爲之云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又縱史謂獎勸也揚雄方言云食閭慇懃音與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閭亦謂之慇懃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摠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摠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



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  
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萃字檢校太師兼  
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  
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  
又有節度使鍾傳兩臘字畫端勁有法如十人  
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  
人職方員外郎李士交來茂望東湖見所藏真  
蹟爲辨之云二十一一人者乃張濟朱攻李獨李  
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  
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鏐樂彥祺朱全忠張  
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勗也而注云見傳  
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彥祺  
時溥張濟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  
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  
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  
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  
歟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繇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兼與臨軒曰推堦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鈴轄小者得州都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唯推堦之日以疾不赴赴者爲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哽噎劉亦爲憫然予

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爲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蕩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管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



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寒旅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又揚州估客來疎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再酬之而序言懿孫子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再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行六為七然自有三章曰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  
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  
天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  
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  
皆清絕可盡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  
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  
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  
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刀不能殘一  
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  
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  
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  
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  
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之然則蕭何之言其  
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  
生死人故爲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  
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  
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  
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



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今有貴客爲具  
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  
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  
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爲令客者如此  
今士大夫爲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  
復蒙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  
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  
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  
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他皆倣此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  
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爲一帙置  
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  
及居元符遇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  
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  
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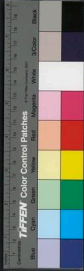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  
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爲一帙置  
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  
及居元符遇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  
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  
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青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糜木爲身檀爲梢鐵爲蹬子鏑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爲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臂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爲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



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  
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爲  
式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  
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  
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  
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囁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  
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成客歸來見妻  
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囁語云拈鮓舐指不知休  
欲奚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  
強淹留醉語云逢樽遇麴使醅酌覆車墜馬皆  
不醒倒著接鬚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  
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  
意平常無可咀嚼子疑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正觀明皇開  
元爲不可改及故改年爲正元各取一字以法



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  
孝宗以來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  
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  
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  
允無出身人爲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  
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  
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舍者欲預  
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瑟篳篥坐上安有國舍  
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  
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  
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  
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  
務與衆異獨此說爲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  
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囚至田僕



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執投箕箒白內搗碎其  
軀爲肉泥旣鞠治成獄而遇已酉赦恩復免至  
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菽  
茲事可爲寬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  
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  
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  
重輕及情理盡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取延年  
批點江東刑獄事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  
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勘官翻  
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  
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  
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  
爲斷配予持劾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  
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  
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擗其父與嫂約契不認  
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爲上請審刑





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堦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爲無知抵旨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昔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殿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重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七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祇候以三百人爲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絹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今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



豈惟清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  
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休之旨旋又罷醫官  
苟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閒見之於書史  
中如以蓬爲勃籠樂爲勃蘭鐸爲突落叵爲不  
可團爲突樂鉦爲丁寧頂爲滴額角爲砑落蒲  
爲勃盧精爲即零螳爲突郎諸爲之乎旁爲步  
麻茨爲茨蔡國爲屈舉鋼爲骨露窠爲窟駝是  
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採  
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  
乙集顧雲編彙羅隱湘南雜彙皆有之故韓文  
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  
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銜推  
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  
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  
廷翰膝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  
居嘗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  
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拾材安吉屬城印曹闕  
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恡超  
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  
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  
越王押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  
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但印記不存  
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高子允謁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  
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  
考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  
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  
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爲中書舍人餘皆館  
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以  
稱名旣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



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  
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  
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鄉  
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  
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  
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  
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

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婦者得侍  
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  
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世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  
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  
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  
之旨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  
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  
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楊涉父子

唐楊涉爲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爲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智卍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智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智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于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智字言京死後四



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  
疔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  
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  
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爲宗社之禍邪

蘇澳詩

杜子美贈蘇澳詩序云蘇大侍御澳靜者也旅  
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矣肩  
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  
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

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  
寄裴道州并呈蘇澳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  
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  
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澳詩一卷  
云澳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  
跖以比莊躄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璿  
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  
謂靜隱者也澳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



府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  
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  
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  
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  
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冤鴛飛長安  
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  
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送  
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  
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  
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  
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  
晴則所主之物有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  
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  
罕知者故書之

門馬閨焉

左氏傳好用門馬字如晉侯圍曹門馬齊侯圍



龍盧蒲就腿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偏陽人啓  
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  
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能之語也然公  
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闔則無  
人闔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  
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  
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  
之深意

郡縣主婿官

本朝宗室祖免親女出嫁如婿係自身人得文  
解者爲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爲  
官如故按唐正元中故懷澤縣主婿檢校贊善  
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祿及縣  
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  
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戶參  
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  
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婿除丁憂外  
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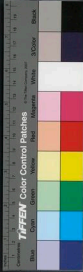


乃知罨官不停者恩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  
士轟尚僞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  
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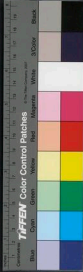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  
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  
祜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  
然岑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美  
菜復經黃驥塢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窗外

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  
淮上能無兩回頭揔是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  
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空  
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  
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  
相關意黃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  
悠然未有期王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  
眼底方覺淚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  
尋葦蘆枝爭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



明雙燈俱暗盡奈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  
夜啼悲芙蓉腹裏羨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  
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  
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  
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遙  
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葉供朝  
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日日  
思雙履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  
聞道新更職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獨處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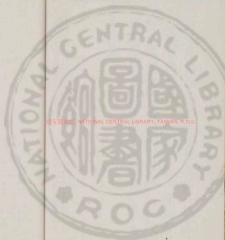
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誰恨因成別  
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重思鏤出容刀飾親  
逢巧笑難目中騷客珮爭奈即闌干江上秋聲  
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  
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  
落展轉恨還深簪蠟爲紅燭情知不自山細絲  
斜結網爭奈眼相鉤尤爲明白亡言亦聞有之  
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散  
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



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  
闕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  
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慧  
嫩杆著盡更無蒸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  
忘却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  
集中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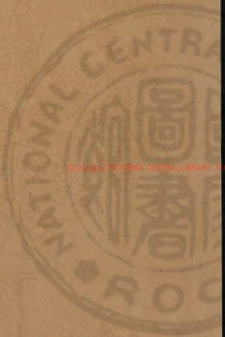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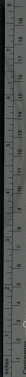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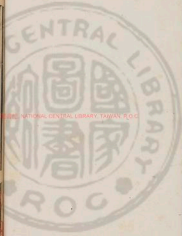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一三年三  
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  
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  
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志  
於議論雖黃不復闢抱而稚子檢每見夷堅滿  
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游戲今隨筆不  
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  
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懷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  
而天齋其什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  
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扃  
為序并獎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序

容齋四筆目錄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公作金縢

關雎不同

三館祕閣

十十錢

畢仲游二書

韋孟詩乘踈

周三公不特置

靈夢澤

迷癡厥機

亭榭立名

犀舟

列子與佛經相參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曄漢志

繕修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爲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裴行儉景陽

待制知制誥

北人重甘蔗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禱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實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藥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祕要

六叔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舉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性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政元

黃庭換鶯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徙木償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髣髴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嶼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婆羅樹

第七卷 十四則

天咫

縣尉爲少仙

杜詩用受覺二字

西太一宮六言

由與猶同

人焉度哉



父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邊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直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 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尹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葺附治疽漏

蕭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疊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譜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棹



魏冉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舉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 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祕殺人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爲藝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第十一卷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牟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溫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公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謫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鷟譏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猥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第十二卷 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堂府而不爲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時

仕宦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處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第十三卷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延試

國初校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闍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第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祖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存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第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堂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脆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第十六卷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王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真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嶠楊再思

容齋四筆目錄

容齋四筆卷第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  
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  
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  
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  
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  
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  
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



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爲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爲先後而師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咈都兪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終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则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



金滕之篇首尾皆敘事而直以爲周公作按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爲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爲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及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爲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曰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爲一處出頁所書雲土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邠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爲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爲昔前漢敘傳子文投於夢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爲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絜敬足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故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爲可議



迷癡厥撥

柔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  
中心有愧見諸顏面者謂之緬靦舉措隱隱  
事乖忤者謂之厥撥雖爲俚言然其說皆有所  
本列子云墨斥犀至嘽嘽愍愍四人相與游於  
世又云眠媿誣謗勇敢怯疑四人亦相與游張  
湛注云墨音眉尿勅夷反方言江淮之間謂之  
無賴眠音緬媿音珍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  
矣曲禮及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  
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  
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  
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  
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  
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按理檢討按  
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爲館閣按



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  
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  
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大國士比爲仙  
玉檻鉤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  
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  
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  
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爲貼職至崇  
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  
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請館下  
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宜集秋日暴書  
宴嘗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  
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爲奇澁  
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  
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  
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  
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



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爲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官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閒云犀舟勁楫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子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爲文者未嘗用亦慮子





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荊公所行政事  
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開朝廷更化莫不  
驟然相賀唯畢仲游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  
安石以興作之譏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  
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  
易徵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  
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  
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  
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  
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  
後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  
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  
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  
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  
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閒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故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抹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聞其父兄子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願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



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始由抱石而抹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之。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爲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徃徃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徃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



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  
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  
歟眞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  
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疎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  
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  
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  
世會同王報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旣絕歎政斯  
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  
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報聽譖受譖絕豕  
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敘乃  
祖而乖疎如是周至報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  
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  
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  
從而實之尤爲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句



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豕  
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  
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  
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  
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遣罷郡國廟  
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  
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  
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  
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殿  
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  
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諸帝  
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  
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迺在臣衡予



按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僧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疆死鬼鬼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子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表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况於詔令形播告者



哉漢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爲皇后矣時陰麗華爲貴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爲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強而立貴人爲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善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子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麗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范華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撰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得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

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爲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





聖舍太子尉監邢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又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諸家經學興廢

惟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爲四筆一則乃爲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顯門其後爲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末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



聖舍太子尉監邢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  
不可又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諸家經學興廢

惟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  
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爲四筆一則乃爲采摭班  
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  
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顯門  
其後爲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  
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末嘉之亂梁丘  
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



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鄒易博士不果立而  
弼猶爲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  
韓傳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  
爲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  
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  
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  
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  
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  
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  
氏爲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爲四魯  
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  
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爲之故  
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  
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  
三家遂廢齊詩又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  
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  
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



二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在三禮中最爲晚出左氏爲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是帝時敕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



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  
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  
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  
子廚監邴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譽爲荆  
州刺史要直閣將軍童蠻與同行蠻曰殿下顛  
如雷敢相隨耶子譽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顛  
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醜藉乃改爲  
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  
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  
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  
以下造請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  
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  
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  
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  
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爲卑官而與尊  
者言語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



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停席男歡不異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做席寵臣不做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同皆以色而爲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



黃魯直曰蓋是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  
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  
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  
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興寧中爲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  
夷押海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  
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  
同食張著道上眼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

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爲上客歸  
而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在荆南  
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闕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  
兩魚酒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  
氣晝夜合天度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  
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閒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  
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  
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予今年



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

止新

用兵爲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日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葺州建城





邑深入匈奴僑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予又  
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  
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  
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  
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  
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  
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  
書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  
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  
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  
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  
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裏病眼眩  
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  
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子鄉士作一列大夫  
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



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  
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於湖南憲司楚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  
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  
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  
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犢蓋鐸犢一  
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  
人不論竇犢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  
聞殺鳴犢作子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  
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犢其  
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  
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  
天子爲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



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  
既吞天下召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  
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  
爲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  
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爲證輒記之以補  
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  
語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  
志左角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  
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爲堯大理  
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  
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  
李氏予按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  
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說苑載胡建事亦  
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穀云行李往來  
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



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倉氏廡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使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予今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鑄板亦先

爲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億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厠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厠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



街千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千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說以語友人岑公休冕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死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示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遑邐徽宗賦詩賜琴臣其領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嶼春風燈火過湓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閨闥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闕臨汝石刻見



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遁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賤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誦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宜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爲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東西荆



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爲遠小已  
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  
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  
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行兩  
任親民纔爲通判便望州郡至於監司旣無輕  
重遠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公亮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  
待制時陳恭公獨爲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  
曾出也當月且出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  
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  
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婆見三  
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想是  
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  
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  
於女子而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往外家也其  
警慧如此國家故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



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三字皆除待制其雜歷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營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土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按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





漢郊祀歌秦尊柘葉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四筆卷第三 六期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  
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  
五六十紙後爲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駸  
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  
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年  
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漢郊祀歌秦尊柘葉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四筆卷第三 六期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  
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  
五六十紙後爲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駸  
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  
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年  
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駁  
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  
道哉大略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  
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  
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蓋爲一  
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  
使人陳之前以爲懼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  
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

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  
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  
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  
子汲汲於所欲爲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  
爲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  
則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一  
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  
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



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爲徐州推  
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  
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  
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  
信云子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  
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  
盧學士曰高揖秦公謝名譽遠邇市白感至誠  
萬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  
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  
所引蓋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  
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  
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  
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者是



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受受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鄧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鄧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開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觀莊刻飾鄧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曰流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



陰鏗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薈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適遷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餒顛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座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杆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過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嗎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與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  
稜威雄雄下帽羣物子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  
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  
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夫  
賢不偶神龍困於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敘  
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旆南死於洞庭之  
上白禪服慟哭炎日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擗殞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  
躬申洗割裹竹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懈  
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  
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子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  
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記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  
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爲我祝齊戒不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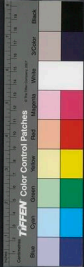
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爲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爲曾祖母故稱爲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紀皆載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壽康太上時已加尊稱若於主上則爲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爲典故所無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





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漢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慶元爲高叔祖矣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爲從祖今圭稱皇伯祖而歆但爲皇叔祖乃是第爾禮寺亦以爲國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爲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楮聖之色無遺乃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錡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



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敎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任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

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騶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爲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熿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曹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



君臣上下公相爲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曰辟眼翳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杖棍繫若根囊鼓漩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縱過飲調瓜子咳逆數般酒服熟雄海帶膠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麥文渴心煩宜

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磺益食加觴須煎蘆朮強筋健骨瀆是菴鰾駐色延年結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竟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難者正脚有肉杖者取葉若根繫棍帶上水痊多小便者煎草薺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



枯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  
瘳風者側子附子旁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硃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從蓉并鱒魚作末以黃精汁圓服之可力倍常日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甌中蒸七日了以蜜圓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甌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佳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菟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



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  
須史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其說亦  
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搥紙條裝校寫其間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  
投水鉢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  
搗臼悉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著方若入白  
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由晉用愛憐少

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  
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  
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  
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  
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  
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  
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  
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羣臣曰公子無功  
不當封今以公子爲質且以爲功而封之也太



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  
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  
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  
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  
知長者之計乃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  
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史記在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  
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  
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  
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  
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  
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  
一齊之彊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  
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  
二千乘攻之爲趙所敗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



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  
爲燕軍所得趙斯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  
况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龍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  
嘗有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  
節制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  
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  
於藩鎮據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天雄  
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莊宗遣  
周德威攻之克取廩屬十餘州如捨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  
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  
太平興國失於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  
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  
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爲守爲令能以  
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



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爲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賴吉連雨暴漲子守嶺方多備土囊塞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朝吉也其不知變如此殆爲威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据憑哉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猪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領小鬼言晴乾喫猪頭雨洛吃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爲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

今特右也

上跡言國朝景德

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今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國朝景德

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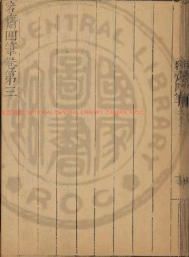
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

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

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

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

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開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開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一千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五員比紹熙增七千四百五員而今年科舉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爲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霽慶典履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爲開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千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

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開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開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一千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五員比紹熙增七千四百五員而今年科舉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爲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霽慶典履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爲開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千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



以救之亦無及已

樂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灰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張所贈詩其處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議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



時名次爲重謂之傳衣鉢蓋疑在梁正明中居  
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  
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爲榮疑壽止  
五十八質正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  
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  
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  
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  
容初筮仕爲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嘗以平生  
出處本末曰子異自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處

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敘  
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太師致仕進太保年  
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閱  
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祕要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  
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  
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  
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



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  
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夫  
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  
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  
使汝去虎即走子謂人卒逢虎鬼鬼驚怖竄伏  
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  
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  
壽所作本傳云靈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  
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  
也

### 六枳關

盤洲種枳六本以爲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  
枳關每爲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  
志賦中語書於此行云捷六枳而爲籬按東觀  
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  
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



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  
記同子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寧相啓  
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  
官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  
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

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  
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  
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  
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  
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  
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



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  
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子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  
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祭  
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  
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措克乃爲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同因開有  
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  
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  
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  
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  
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  
服中人護領所至千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





巫美而黜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檢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鏞不啓震怒破鏞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賊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與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予謂振也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爲近昵所播懼禍之及表  
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貽詔書一千  
餘卷家傳藏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  
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  
者衛公之曾藏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  
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  
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書夜視公病大老  
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  
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是耶新史載其事云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以高  
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  
勅奉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之所以  
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  
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  
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  
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



人爲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  
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  
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  
將柳元景等旣拔弘農陝城戍潼關矣而上以  
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敗黜元景  
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  
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  
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  
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  
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  
坐斥隆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爲督帥遣李顯  
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  
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  
乃亦坐謫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



烏仙花吾友千友千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  
誠自創爲爾借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  
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爲右相額付大政而左相牛  
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  
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過愈甚天寶十三載上  
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  
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  
羅縠各五十疋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  
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  
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  
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  
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  
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  
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



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  
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子作勸緣疏其末  
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  
清明一百六萬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  
應之曰元微之進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  
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  
羣清新吏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  
曰既是無敵又却似使鮑或折之曰使清新而  
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  
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  
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  
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  
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  
倫當如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



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惠惠散輒發癩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粲看果稟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堯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微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礬石死蠶食之而不織子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礬石固已而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



竦侯王將相曾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塍挑  
谿之浹是播是稔孰丰厥培藝此圭珙公羈未  
奮逸駕思駮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  
辭謀躋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  
珠應龍天垂蒼蔚雲滿千官在序摩厲從史吾  
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邁者卞悚顏顏殿  
祀聲氣不動顯仁東橫巫史呼淘昌言一下恩  
浹千家獯粥孔熾邊戒毛離嬖孽當位左舉右  
舉公云當今沸渭混頑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

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控僂業業荆  
襄將懦日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踵佛狸歸慨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  
摠亞助贊冊國勢尊華督軍載西奇貴采重方  
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琴鈎樞建  
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銜未甞病  
癖且廔曾不憊道使我心潛湘湖高丘草木蔚  
蔚維水容裔維山巖從矢其銘詩詞費以冗柰  
何乎公萬禩母尊若韓孟籍徽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蠅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三腫  
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淡非瓊瓊黃  
汗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  
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劍心知  
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謹來若杲涌析  
言多新貫據抱無昔壘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  
踵吟巴山學僻謫楚波堆策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狃雜百種瘡衣常腥膩  
變器多練冗剝苔吊斑林角飯餌沉塚忽爾銜

遠命跡歟舞漸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  
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  
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狀腫夏陰偶高庇宵寬  
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織織抹馳輝燭浮螢  
幽響泄潛菴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虺我家本  
溼穀有地介羣羣休跡憶沉冥我冠慙關鐔升  
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必誰與雜荒  
茸朝紳嚮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譽未銷鑠我志  
蕩印隴君才誠個儻時論方洵溶格言多彪蔚





縣解無楛萃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  
羣金駭若抽獨蚰伊余何所擬跛蹙詎能踣塊  
然墮岳石飄爾骨巢醜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甫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額句然  
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 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  
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  
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  
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  
爲人兩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  
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



縣解無楛萃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  
羣金駭若抽獨蚰伊余何所擬跛蹇詎能踣塊  
然墮岳石飄爾骨巢醜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甫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額句然  
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 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  
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  
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  
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  
爲人兩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  
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



謂土木爲個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旣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嘗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甍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



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開鷺皆  
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爲鷺鷥頗異而畜之若  
吾鄉凡鷺皆鷺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  
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  
茄吾鄉常茄皮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  
也以竈有神故呼爲伏龍肝并以透隱爲名爾  
雷公云凡使勿候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

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  
貌八稜子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當以砌  
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爲一  
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  
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  
說亦有所本云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  
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  
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  
戰怯則比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比者戰  
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  
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  
子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  
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禹鍾虢鬻繁匱尊

爵之歛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  
刻者皆是正僞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  
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慙悼舊物  
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  
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稹於王  
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子以建中辛巳歸趙氏  
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  
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  
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



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  
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  
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  
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鉉槩每獲一書即日勘  
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  
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  
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拈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  
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  
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

凡書史百家字不列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  
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舟  
大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  
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  
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  
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  
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



別子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  
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  
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  
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  
宮往江西子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  
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  
五福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  
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類編論石刻數十副軸曲  
篋十數及南唐書殘篋偶在卅內歸然獨存上  
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  
嵎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  
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孳家寓越城  
一夕爲盜宄壁負五篋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  
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  
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按二卷跋一卷此二  
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  
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



又胡是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七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

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

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

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聞彼之

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

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

迷古韋羣王惟信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

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茲科記又尉遲

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

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





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若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據言云正元十八年權權與主文陸儉員外通勝韓文公薦十人於儉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興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

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據言合陸儉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儉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



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夷咸以爲不當去則儂  
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  
權公放勝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  
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  
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  
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  
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  
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  
試士踊相蹶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  
凡百餘人梁肅及儂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  
借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  
忌乎韓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  
進之門何所不徃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  
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  
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  
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  
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  
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  
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  
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  
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  
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  
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  
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  
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  
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  
以觀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  
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  
物之惟異也子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  
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惟異之說  
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



自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自作詩子思思我塞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產荅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審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

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破碇之與美玉也蒲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爲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岸爲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倬頊丞宜城後生頊



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  
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俾  
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吾家孫  
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效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開於故老謂吳  
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  
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  
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  
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  
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  
金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  
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  
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  
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  
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



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  
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  
封睦州墻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  
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  
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天二年  
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天二年八月  
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  
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  
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  
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  
皆二年至五年所刻真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  
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  
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  
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  
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大之禮於是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  
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



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并英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爲道德經道士舉鵝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銜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

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顛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孫奔許禱焉荀偃不可子案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早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林一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子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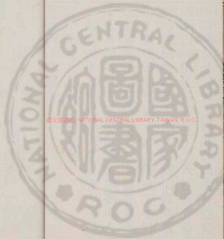




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  
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較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  
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  
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  
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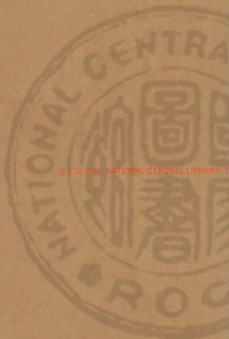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MS 51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SC 202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302375 VII



容齋四筆卷第六

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寶聯珠集載賈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  
常河南同尋劉師不過分韵賦詩都官員外郎  
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還隨蹕鳥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  
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令諸本韓集皆  
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聯  
珠中寶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額獨遺此



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挿奈花禁兵環素帝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習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焰燉馳道王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官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



檐石湖云曉發魚門埭晴看檐石湖日街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舻渺然  
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  
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幼  
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王  
京後庭榮畫柳上陌咽清茄命婦羞蘋葉都人  
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  
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任至左拾  
遺出爲漂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爲之着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  
寧德皇后詔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寧  
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權難終弗返於  
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  
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康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  
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爲五奚反廖爲聊而已  
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呂  
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  
貴清列子貴虛陳騫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  
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  
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  
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竇越柱赫爲之  
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竇越皆布衣之士  
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柱赫以安天  
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  
以補漢書之缺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  
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



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  
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  
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  
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  
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言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  
郡守何君闔道碑一篇中以為不然比得蜀士  
秦夢麟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  
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  
記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  
於是千載之疑渙然水釋予觀何君闔道正建  
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  
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  
之側然

草駒聾蟲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之  
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



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髯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髯蟲之名甚奇

記李晟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既拔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為涇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間習熟戎車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滴水集正復所爲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爲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營



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買牛具

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



易會州之西小河賦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  
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  
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  
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  
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  
事疏旣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  
爲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孝昭祀  
普贈詩云結交賴有紫額翁鶴骨嶄巖爛脩且  
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  
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  
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毳被於武德殿前後試  
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  
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



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文之謚崔疑坐  
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強藩請墜  
問鴻之不暇頓倦倦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  
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  
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  
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胎範等六  
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點之後  
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闈人  
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  
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  
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  
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  
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  
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絲絲下平聲也第三韻  
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繁繁去聲  
也而闈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  
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  
試中選郡守爲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



亦後來所無

臨海癩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  
作癩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蝟蜂乃癩之巨者兩  
螯大而有細毛如蒼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  
棹子狀如蝟蜂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潤  
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  
爲癩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螯甚巨往  
往能害人三曰權劍狀如癩而色黃其一螯偏  
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蠡螯微毛足無毛以墮  
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蠡小者癩云小癩也蠡  
音澤癩音勞莫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  
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  
曰竭朴大於彭蠡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  
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蠡壞沙爲  
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  
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  
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蠡居常東西顧睨



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  
曰石礪大於常蟬八足殼通赤狀若鶩卵十曰  
蜂江如蟬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  
蚩虎似彭蟻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蟻大於蟬  
小於常蟬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  
繪以爲圖又海南言海中鼉鬣島之東一島多  
蟬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  
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盡李饒中得  
其一本爲作記子家楚宦游二浙聞廣所識蟬  
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蟬蟬  
蟻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  
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  
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  
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  
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





準救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衛漸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摠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



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今示奢  
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  
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  
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睨不宜  
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子爲國史亦不知  
載於本傳北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  
齋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  
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鏡子予謂唐昭  
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  
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  
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  
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  
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  
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  
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甚重之意



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徒之善郡不贊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官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滌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語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與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鵠冠子云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上爲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



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井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聯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瘞則青邨若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雌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頴叔云玉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種也吳



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  
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  
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澁苔  
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  
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  
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鉅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  
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瀕  
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  
違顏咫尺子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晉問范  
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常昭  
曰咫尺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  
篇黃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既  
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  
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  
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澁苔  
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  
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  
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鉅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  
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瀕  
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  
違顏咫尺子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晉問范  
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常昭  
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  
篇黃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既  
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沃一碧萬頃長空千里  
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爲少仙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  
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  
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  
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  
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  
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愛覺二字

杜詩所用愛覺二字皆絕奇今撫其受字六條  
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貧  
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  
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  
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者郎在自覺成老醜更  
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  
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  
王孫貴舍悽覺汝賢厨煙覺遠庖詩成覺有已



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伸容賢城池未  
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第優直覺坐山暮重  
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  
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  
良宵水更覺絲木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  
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  
自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  
覺前賢畏後生更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  
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  
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頗復者蓋  
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  
受珠幾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  
侵飽受今日閒却弱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  
世故驅庭栢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  
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  
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





不受榮悴意間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閒不受寒  
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機來禽花高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  
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墮陰  
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  
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  
菰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  
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墻頭  
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  
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  
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  
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  
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



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  
學者妄意塗竄殊爲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爲禁  
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據字  
義由當爲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  
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頃與子  
作唐書補遺嘗駁其說子作文每用之輒爲人  
所疑問今爲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  
弓人而耻爲弓土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煥  
酒由已滿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  
由不得承其義皆然蓋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  
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習中正則眸子瞭焉習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  
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  
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  
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  
僞者孔聖既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爲  
之說故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  
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  
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  
者畧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  
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繼  
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  
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衡人鄭伯唐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殞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鷺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殺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鷺鷥不自知其爲鷺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鷺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鷺鷥鷺之最大者曰天鷺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鷺飛于天無是之速鷺猶鷺也遂鑄金爲鷺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宇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王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襄雲萬



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  
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  
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  
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臬  
而詎得誠車馭朽攀素練以胡顏青銅有恨也  
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  
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  
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

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燭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  
百草之春紅愁寄壘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堵塵  
空幾踐群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  
皇后因賦後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  
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霽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  
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  
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



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季長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欲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謗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指謬矣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



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耻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夫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御言按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鍊爲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繫過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繫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曰繫過渠肆夏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繫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繫過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繫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蘭蘭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子謂此說亦近於繫

替夙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  
云昔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  
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  
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枚之其群  
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  
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提也此  
言軍出提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  
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  
馬公爲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  
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  
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  
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  
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  
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  
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





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効顯著天下  
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  
宣諭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過桑榆富貴已極  
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爲相  
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自麻既  
出則一匹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大  
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  
僕射有何不可儘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  
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  
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一人  
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  
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  
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驥馱而策  
驢貽也切爲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雖爲  
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  
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爲師臣未  
幾右僕射韓縝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  
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  
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  
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爲京官時彥博  
已爲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  
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  
光庭右正言王觀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  
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今以正太師平章軍  
國重事亦足以尊者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  
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  
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潞公  
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  
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  
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  
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然後送省  
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按京官考一按  
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



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  
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  
有四善爲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  
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其未至於  
居官誦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  
參軍主之各摺之以爲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  
曆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募其集所載  
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犴獄歲在周矣論  
其罪廢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使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  
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太約地廣它  
盜徃徃囊橐於其間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  
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爲固  
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  
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  
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操於此若老於爲法  
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  
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



時今但付之士按吏據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  
令郡守定縣令賦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  
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  
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  
故有五貫九百六十條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  
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  
府三州皆爲從事論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

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  
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  
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  
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  
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子謂今之仕宦雖主簿  
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  
七千祇可祿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  
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  
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



子云

客齋四筆卷第七

客齋四筆卷第八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  
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  
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  
頔爲襄陽節度襄有繇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  
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驅  
啞真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



子云

客齋四筆卷第七

客齋四筆卷第八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  
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  
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  
頔爲襄陽節度襄有繅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  
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驅  
啞真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



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  
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  
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  
恩官女而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  
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  
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  
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  
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見唐白樂  
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  
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  
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  
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  
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  
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秘書監狄兼基河南尹盧



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温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廬二賢以示見輩但唐兩廬正本字犯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其種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魏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營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畧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





珠方微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  
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  
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  
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靈雖余亦謂之然然  
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  
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穀  
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  
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  
至於遠斥以死寃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  
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  
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  
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楚  
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  
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  
奴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奴四海五湖曾去中  
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



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爲定較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瓠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繇黃雀乃借子魚字與黃字爲假對耳



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蠟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  
敏遜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  
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采其說郡  
人黃處樵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  
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  
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  
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庫  
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  
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  
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  
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王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  
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  
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關雲長封  
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  
黃兌見臨川典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  
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



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  
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  
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  
物且漢壽乃亭名旣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  
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  
一候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  
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  
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  
子爲黃叔啓作辨跋一篇見贅彙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  
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  
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有翻使  
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害漏陷者  
冷也若氣血溫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內  
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爲癢留連肉腠注  
云陷脉謂寒氣陷缺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稽



疑久瘵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癩瘻肉腠相連  
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癩  
璧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  
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  
陳紫之後無陳紫過墻則爲小陳紫矣筆談謂  
蕉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  
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

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  
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紅之可稱綠珠子  
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  
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  
常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  
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  
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識此段已載遜齋聞覽  
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  
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  
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  
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  
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  
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點不取藝  
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子家  
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  
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  
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  
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  
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官  
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  
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木吏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  
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

